

美国纽约南区法院

-----X

美利坚合众国，

诉

23 Cr. 118 (AT)

郭文贵

被告。

审判

-----X

纽约州纽约市，

2024 年 6 月 04 日

上午 9:00

庭前：

尊敬的阿娜丽莎-托雷斯法官大人，

地区法官

-及陪审团-

出庭律师：

达米安-威廉姆斯

纽约南区美国联邦检察官

代表：迈卡·F·费根森

瑞安·B·芬克

贾斯廷·霍顿

朱莉安娜·N·莫里

助理美国检察官

萨布丽娜·P·施洛夫

被告律师

PRYOR CASHMAN LLP

被告律师

代表：西德哈达·卡马拉珠

马修·巴肯

ALSTON & BIRD LLP

被告律师

代表：E·斯科特·舒里克

出席人员：

伊莎贝尔·洛夫特斯，法律助理，美国检察官办公室

迈克尔·加特兰，法律助理，美国检察官办公室

杰弗里·米尔恩斯，法律助理，美国检察官办公室

罗伯特·斯托特，联邦调查局特工

鲁本·蒙蒂利亚，辩方律师助理

黄拓，普通话翻译

石峰，普通话翻译

唐玉马克，普通话翻译

(法庭再次开庭，陪审团不在场)

法官说：早上好。请介绍你们自己。

费根森律师说：早上好，法官大人。麦卡·费根森、莱恩·芬克、朱莉安娜·莫里代表政府。贾斯汀·霍顿应该很快就会加入我们，法官大人。

舒里克律师说：早上好，法官大人。斯科特·舒里克、萨布丽娜·施洛夫、西德·卡马拉珠，代表郭先生，和郭先生一起在律师席。

法官说：请坐下。关于辩护方希望承认的材料部分，你们达成协议了吗？

舒里克律师说：当然。很高兴处理这个问题，法官大人。

我认为我们决定只继续使用政府已经提交为证据的证物。

法官说：好。还有其他问题要提吗？

芬克律师说：没有特别的问题，法官大人，只是有一个事务性问题要提醒法庭。

在梅德拉诺先生之后，政府将传唤一名证人，她将就三段录音作证，其中一段是视频，两段是音频。视频是普通话的，我们还在讨论翻译的条款。我们希望能就此达成协议。我们的建议是，我们将提供该证物。我们相信，证人将能够对其进行认证；这是郭先生的讲话，因此可以采纳。我们会播放给陪审团听，并说明稍后会进行翻译。如果我们不能就此达成一致，我们将请一位专家就其翻译作证。

关于两段录音，证人只是要对其进行认证；我们目前并不寻求采纳这两段录音。这两段录音是郭先生在 Discord 上的聊天记录，内容与我们指控的阴谋有关。我们只是想对它们进行认证。

如果辩方对认证有异议，请在此时提出，因为这位证人可以对这些文件进行认证；但我们稍后会在拿到译文后接受这些文件。

舒里克律师说：法官大人 我觉得芬克先生刚才的提议有几个问题。

一个是我们不知道政府打算通过这位证人提出的视频证据的基础是什么，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我不知道我们应该如何就视频对证人进行交叉询问。因此，我认为政府提出的操作顺序并不可行。你知道，我们会处理任何有关音频文件认证的问题，你知道，我们昨晚刚收到这些文件。所以这一切都很晚才发生。辩方仍在审查政府昨晚发来的文件 所以我们会把我们在认证方面的任何问题反馈回来

芬克律师说：简短回应，法官大人。针对这段视频，我们是在本周末拿到的；周一我们拿到了翻译件。翻译好后，我们就发给了辩方。这样他们就有了译文，他们就可以自由地 -- 这是一段两分钟的视频。他们可以自由地使用译文交叉询问证人。

但无论如何，这只是郭先生的陈述，而不是证人的陈述。因此，除了她对郭先生证词的解释之外，我真的不知道证人能对郭先生的证词说些什么。他们可以根据我们的翻译对她进行询问，说白了，如果他们同意--他们不必同意，我们也理解--我们可以继续翻译。但就是这位证人可以把视频放进去，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情况。

法官说：但是我听到他们在询问视频的认证问题；我说得对吗？

芬克律师说：因此，在认证方面，我们相信这位证人能够进行认证。例如，她在郭先生的油管页面上看到了这段视频。这是他的油管账户，郭先生的油管账户。油管上有该视频的图片 and 截屏。我们相信，她将能够讨论，那是郭先生的用户名，她认出了那段视频，她是在视频发布前后看到的，据我所知是在 2019 年。

郭先生在视频中说，他将向法治基金和法治协会捐赠 1 亿美元。我们认为，这对该受害者和其他受害者来说是实质性的。

法官说：辩护方是否质疑视频的翻译？

舒里克律师说：法官大人，我们昨晚刚收到政府的翻译件，还没有机会评估。因此，这是第一个问题。

法官说：好的，你是说你更需要更多时间。

舒里克律师说：对，法官大人。如果可以，我还想提出两个关于视频的其他问题。

一个是我们认为政府打算提供的视频可能是一个更长视频的片段。因此，这也是我们昨天遇到的同样的问题，你知道，为了完整起见，为了上下文起见，我们有机会审查完整的视频。即使我们接受了政府的翻译，我们也没有机会这样做。

第三点，法官大人，还是回到实际问题上来。我们应该如何--让我倒回去。我们的理解是，芬克先生所指的证人将在今天上午早些时候通过翻译以普通话作证。因此，我们应该如何交叉询问一位以普通话作证的证人，而我们又没有就普通话的翻译达成一致规定，我只是不知道这该如何进行。

法官说：你是指证词的翻译吗？

舒里克律师说：不，法官大人，是视频本身的翻译。

法官说：好的。

首先，你们有完整视频吗？

芬克律师说：没有，我们不打算提供完整视频。

法官说：但那不是我的问题。

芬克律师说：意思是我是否有完整视频吗？

法官说：是的。

芬克律师说：我相信我没有，但我相信在油管页面上有。我不确定，也不想歪曲事实。如果我们有--也许我们有--我们会提供的。无论如何，我相信我们都能让他们在油管网页上找到。

法官大人，我只想说明一点 政府很乐意给辩方更多时间考虑译文，但这位证人将证明视频的真实性。除了那段视频之外，她还将证明郭先生在视频中说他将捐赠一亿美元。因此，我们认为这可以作为证据。

关于完整性规则问题上的及时性，我们不会以及时性为由提出反对--我们可能会以其他理由提出反对。但这没有问题。我们尽快提供了这份译文，但我们知道他们需要一些时间。这没问题。

法官说：所以如果今天证人出现，他们还没有解决视频和音频录音翻译的问题，我假设你会让证人留到明天，是吗？

芬克律师说：法官大人，这名证人来自另一个州。她是受害者。我们可以考虑这样做。但我认为，法官大人，我恭敬地建议，她将就她的理解作证，他们可以根据我们提供的翻译与她交叉作证。

至于视频本身，视频本身已经说明了问题。我认为唯一的问题是 106 -- 105，不好意思，完整性规则问题，如果他们想从他的油管页面上更长的视频中寻求证据，我们可以在下一步处理这个问题。我们不会就及时性提出异议。

法官说：所以证人在证人席上时，你打算引入视频吗？

芬克律师说：是的，法治基金的视频。我们不会引入其他两段音频录音，我们将认证。我们还没有这些录音的翻译，因此认为这是不同的类别。

法官说：所以你会播放视频，没有翻译，郭先生会用中文讲话，然后你会问她理解他在说什么吗？

芬克律师说：我认为我们可以反过来处理这个问题；就是说她会认证这个——她会——受害者，是否当时，郭先生曾经说过，他会捐赠 1 亿美元，用一种不那么引导的方式。

是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在油管视频上看到的。

你对他说的内容有什么理解？

她会作证。

然后我们会引入，你知道，你能认证这个视频片段吗？

是的。

这是什么？

这是他在视频中说的内容。

政府提交。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合适的基础，并且作为被告的陈述是相关且可接受的。我们可以播放它。我们会告诉陪审团——并且我们请求法官大人告诉陪审团，翻译会在审判稍后提供。

如果双方无法达成协议，我们将让专家出庭作证翻译。无论如何，会有翻译。因此，我认为这是我们处理该视频的建议方式。

对于音频记录，我们没有翻译。她会作证她对事件的回忆，并会认证这些录音。但我们目前不会提交这些录音。

舒里克律师说：法官大人，最后一点。

即使芬克先生提出的方案也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即我们今天早上在法庭上，仍然无法就视频或视频的任何方面对证人进行交叉询问，因为我们没有翻译。

芬克律师说：他们有翻译。我们星期一下午得到翻译后立即发送了。大约 5 点。我认为我们在审判日结束后就发了。这是一个两分钟的视频，翻译大约一页或一页半。以及他们可以使用翻译。

舒里克律师说：法官大人，我记得大约是昨晚午夜收到的。你们可以纠正我，如果我错了，有很多邮件往来。

芬克律师说：那不对。

是在庭审结束之后；我不记得确切时间。可能是6点左右，我不确定，但不是午夜。

法官说：好的。

请检查你们的邮件。

芬克律师说：好的。

舒里克律师说：法官大人，再次关于剪辑问题，除非这位证人作证说她负责剪辑了政府试图引入的部分，否则政府如何从他们所说的发布在油管上的视频到剪辑，仍然缺少一个环节，同样，我们也没有机会对这些环节进行评估。

芬克律师说：法官大人，那是不正确的。她需要奠定认证基础。如果证人说--而这只需要证人说某件事是其声称的那样就可以了。如果证人说这是她在郭先生的油管页面上看到的一段视频或视频片段--法官大人可以查看这段视频，郭先生正在讲话，这也是分析视频是否通过真实性门槛的一部分--那么这段视频就是真实的，至少陪审团可以考虑其分量。如果他们想攻击剪辑方面，他们可以自由地这样做，但这将影响其权重，而不是其可采性。

因此，法官大人，如果他们想质疑她对视频的理解，视频就应该出现在法庭上。他们有这样做的自由。他们有她的 3500 号文件，其中她解释了这是什么。这并不奇怪，而且他们还有这段视频的翻译。

法官说：你有邮件吗？

芬克律师说：好的，法官大人，我们昨天上午 11:57 发送了一份翻译草稿。我们在昨天晚上 5:30 发送了认证标记的翻译——可能有一些外观上的差异。

法官说：好，这段时间足够你们审查翻译件。

舒里克律师说：法官大人，我认为——恕我直言，考虑到政府在庭审期间和庭审结束后发送的大量电子邮件和更新，我不认为我们有足够的时间让外部翻译服务检查政府的翻译并进行评估，因为我们昨天在庭审期间第一次收到这个视频。

法官说：好的。作为一名诉讼律师，你必须灵活应对，能够迅速评估这些材料。



他们提出的审查时间并不过分。我一向认为这些材料应尽快移交给辩方，以便辩方有机会评估。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已经有了足够的时间。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实际上，我们无法以这种方式获得文件或翻译件的口译员。为法庭翻译的口译员不被允许翻译文件；我们之前已经确认过这一点。除此之外，我们的资源非常有限。而且，正如我们多次告诉政府的那样，他们发送电子邮件的方式无法送达——对不起——无法送达舒里克先生。无论他们发送到哪个电子邮件地址——我相信昨天我已经向政府说明了这一点——他都收不到电子邮件。

所以我认为从他们发送邮件给我们到施里克先生没有收到邮件之间存在时间差，他们知道这些邮件被退回。我相信我是那个回邮件的人，我说你必须在邮件中包括他，但我不知道邮件链是怎么回事。但我可以告诉法庭，我们没有政府所说的这种轻松获得口译员的途径。所以我想——我想纠正这一点，法官大人。

我记得我在几天前联系了法院口译员，看看他们是否可以为我们翻译一些文件。他们联系了口译员办公室，被告知不能翻译。

所以我们正在努力安排人员进行翻译工作。即使是下午 5:30 收到的，我们在凌晨 1 点至少还收到了七份其他文件——我认为是凌晨 1 点。我们在凌晨 1 点收到了政府的证物；我们在凌晨 1 点收到了 3500 材料，所有这些都需要 USAfx 下载。我知道时间，因为是我下载的。

所以我恳请法庭至少让我们休息一下，因为我们无法完成法庭认为我们应该能够完成的工作。当然，我们会尽力做得更好；我们会尽力安排人员。我已经联系了相关人员。但昨天我们没有这个渠道。

法官说：你是被聘请的，对吗？

施洛夫律师说：是的，法官大人。我们是被聘请的，但我们没有——我们没有像马尾藻海那样广泛的资源。我们有一些人在尽最大努力帮助我们。我只是想确保政府——对不起——确保法庭了解我们仅在翻译方面收到的信息流量。我不是在谈论韦伯先生提供给我们的 3500 材料或英语证人。那不是我要说的。我可以应付那些。但我无法应付周末找不到口译员陪我去监狱的情况。长周末期间，我找不到人能去。

所以我们在挣扎。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人们必须同意来帮助我们。

芬克律师说：简短的两点，法官大人。

首先，政府希望与辩护方合作，坦率地说，在翻译问题和协议上一直合作得很好。我们希望继续这样做。这是第一点。

第二，我不打算讨论谁收到了邮件的问题。

法官说：但这很重要。

芬克律师说：那么，我很乐意。

我们确实把翻译发给了舒里克先生；他在邮件列表中。我们被告知实际上要将所有邮件发送到 Pryor Cashman 设立的名为“郭团队”的邮件列表。我们理解这是“郭团队”。所以我们一直在这些分发中包括他们；并且在 5:57 时包括他们在分发中。我将会确认这一点。

我还可以告诉法庭，在我提交后——我在 5:57 发送了邮件，那是标记的认证版本，不只是草稿。我与巴坎先生进行了来回沟通。巴坎先生用自动翻译服务检查了翻译——它不是很长——我没有听到他对其有任何实质性的反对意见。

尽管如此，法官大人，政府并不反对给予辩方适当的时间来更快速、更全面地听取那个视频。他们显然有他们的客户在场，客户在视频中说话，可以向他们解释。这没有问题。这就是我们的立场。

基本上，这名证人是认证该视频的证人。该视频对她来说是重要的。她将向陪审团讲述这一点。因此，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合适的证据展示。如果他们想引入更长录音的其他部分，我们不会在时间上提出反对。我们可能会在其他方面提出反对，但我们可以稍后再处理。

法官说：关于舒里克律师先生邮件弹回的说法呢？

芬克律师说：法官大人，这封邮件直接发送给舒里克律师先生。我不相信它弹回了。就在那里。这是他在 Alston 的电子邮件地址。有，我认为，有大约 12 名不同的律师

在辩护团队工作，也许少一些，也许有些是法律助理，我不确定，但有一个大团队。我们被告知要发送邮件到 Pryor Cashman 的郭团队邮件地址，这包括了所有人。我们一直在努力这样做。有时会有不同律师的连续邮件。

法官说：那么问题是，舒里克律师先生，你在他们声称你收到邮件的时间收到邮件了吗？

舒里克律师说：老实说，法官大人，我得看看。我一直在手机上尝试，但政府发送的大量邮件让我很难确认这一点。

法官说：好的。请查看一下。

舒里克律师说：好的。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我还想说，政府知道郭团队邮件对舒里克律师先生或我不起作用；我们不是 Pryor Cashman 律师事务所的一部分。政府多次注意到这些邮件弹回。

作为回应，我发了一封邮件说：舒里克律师先生需要单独添加。我添加了他。我不是只说这封邮件，我是说一般情况下。我反复——不，我没有反复。我告诉那些不在 Pryor Cashman 的律师。我告诉政府郭团队的邮件对 Pryor Cashman 律所以外的人不工作。把这个放一边。我想告诉法庭，我们昨晚没有任何口译员可以为我们翻译。这是我的意思。如果政府认为——此外，我不确定——

法官说：施洛夫女士，你应该聘请一个口译员，这样他们可以持续为你服务。

施洛夫律师说：他们确实在翻译不断涌入的其他文件。我昨天真的没有注意到 5:27 的邮件，如果有人能检查一下就好了。但我认为那封邮件没有说我们计划在明天引入这个证物，所以请立即关注。老实说，因为邮件流量太大，我认为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我不认为邮件里说了任何关于明天使用这个证物的事情。而且我们有不止一个人在帮助我们翻译。人们不想全天候工作。他们没有兴趣。我们的资源有限。我们试图聘请一个会说这种语言的律师，即使那个人也只在有限的时间工作。

如果法官大人允许，我愿意在单独会谈中分享这些来回邮件，说明我们让那些人翻译了哪些其他东西。

法官说：舒里克律师先生。

舒里克律师说：是的。谢谢你，法官大人。

法官说：你收到邮件了吗？

舒里克律师说：事实上，我收到了邮件。我只是想补充一点，至少对我来说不清楚邮件的意思是它会在明天使用。

法官说：好吧。现在政府知道你们在翻译方面遇到的困难。今后，政府将在邮件中指出需要翻译的附件，因为他们打算在证人作证时使用。

芬克律师说：法官大人，是的。实际上，11:57 的邮件是建议的翻译和证明。5:57 的邮件，是标记的版本，写的是：请告知我们你是否同意附件翻译的准确性或有任何修改意见。我们可能会在明天，也就是今天，提供这个视频。

法官说：所以我认为你不能对检方要求更多了。他们已经通知你们他们打算引入某些证据。他们已经通知你们需要检查翻译，看你们是否会同意并达成翻译协议。你们还想要什么？

舒里克律师说：法官大人，这只是施洛夫女士的观点：我们正在集中讨论这一封特定的电子邮件和这一个特定的文件。但我们可以向法庭说明，我认为双方不会对以下事实有任何争议，即不仅是 3500 材料，还有额外的证物，此外，证人名单几乎每天都在变化，你知道，从政府在周六的电子邮件中首次告诉辩方他们计划传唤的证人名单来看，我认为上周这个名单几乎每天都在变化。

所以，为了给法庭提供一些背景信息，你知道，这不仅仅是关于这一封特定的电子邮件——显然，这就是我们现在讨论这个问题的原因，因为证人今天要作证。但辩方正在处理大量从检方涌入的信息，既有顺序上的变化，也有证物上的变化。而且，当你再加上翻译问题，这经常是情况的一部分，这使得在最后一刻处理这些问题变得非常困难。我们只是想向法庭提供这个背景。

法官说：我认为曼哈顿的大多数律师都会同意，你的团队里有一些最优秀的辩护律师。也许你需要增加一些人手以应对涌向你的大量信息。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我们已经尝试找到会说这种语言的人。再次强调，我愿意边栏会议讨论，仅法官和双方律师在场会议讨论时向法庭展示。但我可以向您保证，如果我们有足够的人力，我们不会不检查翻译。再次说明，我没有实质性地查看 5:30 的邮件。那可能是我的错误。

但我可以向您保证，我们不止一个双语技能的人在帮助我们，但我不确定能否找到更多人，但我会尽力尝试。我有另一位译员，她一直在外旅行，希望她能回来并投入工作，我们会努力做得更好。

但对于今天的证人，我们的情况就是这样，我真的不确定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法官说：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你们什么时候会审查关于视频的翻译？

芬克先生，你提议他们在你传唤证人之前进行这项工作吗？

芬克律师说：法官大人，我们对此没有异议。如果他们现在想花时间，当然是法官的特权。如果他们现在想花时间，政府没有异议，这没问题。我们今天可以稍微推迟开始，这没问题。如果他们想等到梅德拉诺先生之后再审查，也可以。我们可以在梅德拉诺先生之后给陪审团一个间断。政府两种方式都可以。

法官说：舒里克律师先生，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舒里克律师说：辩护方希望，如果所有情况都一样，在梅德拉诺先生之后休息一下。我们希望今天上午稍晚能得到翻译，也许在中午左右。

法官说：很好。

在我让陪审员进来之前，还有什么事情吗？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有一个很小的问题。

是否可以让人们坐在旁边的第三排？我得知有些人想要一个座位，但没有更多的溢出座位了。所以我被要求向法庭提出这个请求，我只是问一下，就这样。

法官说：我会考虑，但现在没有答案。

施洛夫律师说：好的，法官大人。

法官说：请让陪审员进来。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我可以出去吗？我要去找口译员。

法官说：我正在让陪审员进来。

施洛夫律师说：好的。

( 陪审团到场 )

法官说：请让证人重新上证人席。请坐下。

早上好，陪审员们。

陪审团说：早上好。

法官说：早上好。

证人说：早上好。

法官说：记住你在宣誓下作证。请继续交叉询问。

舒里克律师说：谢谢你，法官大人。

沙梅尔·梅德拉诺，

由政府传唤，之前已宣誓，作如下证词：

( 交叉询问继续进行 )

舒里克律师说：梅德拉诺先生，抱歉，感谢你今早——

梅德拉诺先生说：没问题。

舒里克律师说：——今天上午。我相信昨天审判结束时，我们在观看一个视频。我会带你回到稍早一点的内容，以便每个人都能理解上下文，从最重要的方面，包括梅德拉诺先生。

舒里克律师说：如果我们可以请调出政府证物 C-63-T。

舒里克律师说：梅德拉诺先生——对不起。我道歉。

让我们先查看政府证物 Z-9 的第 6 页。抱歉。

舒里克律师说：好的。梅德拉诺先生，你记得昨天作证时提到的证据中的总结图表，即政府证物 Z-9，对吗？

梅德拉诺先生说：对的。

舒里克律师说：你记得作证时提到的这个特别条目，日期是 2020 年 6 月 2 日吗？

梅德拉诺先生说：是的，我记得。

舒里克律师说：你看到这里所选内容的来源是政府证物 C-63 吗？

梅德拉诺先生说：是的。

舒里克律师说：好的。现在如果我们可以请调出政府证物 63-T。

费根森律师说：法官大人，那不在证据中。

法官说：我书里没有这个。

你能指一下页面吗？

舒里克律师说：63-T 不在书里，法官大人。如果我能和费根森律师先生稍微谈一下。

法官说：好的。

( 边栏会议讨论 )

费根森律师说：抱歉，法官大人。这不是我提供的，是之前穆雷女士提供的。是我的错误。

它在证据中。

法官说：在书里吗？

舒里克律师说：不，法官大人。我相信法庭和陪审团只有总结图表，即 Z-9。这是基础文件，是一份我们会展示给所有人的抄本。

法官说：谢谢。继续。

舒里克律师说：现在如果我们可以请调出 63-T。谢谢。

舒里克律师说：梅德拉诺先生，这个文件是刚才我们看过的图表条目的来源文件之一，对吗？

梅德拉诺先生说：对的。

舒里克律师说：好的。如果我们可以请看这份文件的第 5 页。

舒里克律师说：梅德拉诺先生，你熟悉所谓的 NFSC 吗？

梅德拉诺先生说：我不熟悉。

舒里克律师说：好的。如果我们关注图表中时间标记为 7:09 的条目。你看到底部了吗？

梅德拉诺先生说：看到了。



舒里克律师说：我会从底部开始读，请你告诉我是否正确。“现在在美国，一些与共产党勾结的人，共产党派出的特工、间谍、利益相关者，完全无视美国的法律，正在强烈攻击我们所有的媒体。”

舒里克律师说：对不起，我想屏幕上没有了。如果我们可以——

法官说：稍等一下，请。

加西亚先生，请过来一下。继续。

舒里克律师说：谢谢，法官大人。

如果我们可以继续展示给陪审团看的下一段内容。

“所以，我亲爱的战友们，可以说，从我们整个媒体平台和爆料革命的战友们，数亿战友的努力唤醒了世界。“同时，我们已经建立起来，并且成为了共产党最害怕的敌人和他们最害怕的团体。这包括共产党花费 40 亿美元来阻止、阻挠；黑客试图阻止我们明天，也就是纽约时间 6 月 3 日下午 7 点举行的新中国联邦成立宣言的仪式，以及后天，6 月 4 日中午 12 点之前。

“现在，这 40 亿美元已经看到初步成果，社交媒体——推特、油管、脸书和其他主要媒体，包括黑客攻击，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军事级别。

“然而，我相信，这不会阻止我们的战友们对自由的向往，对尊严的追求，拥有一个没有恐惧的家庭，过上安全、幸福的生活。”

我读得对吗，梅德拉诺先生？

梅德拉诺先生说：对的。

法官说：稍等一下，请继续。

舒里克律师说：谢谢你，法官大人。

舒里克律师说：梅德拉诺先生，我刚读的那段摘录不在你制作的总结图表中，对吗？

梅德拉诺先生说：不，我认为没有。

舒里克律师说：好的，谢谢。

舒里克律师说：现在，如果我们可以请播放昨天审判结束时观看的包含班农先生的视频。我们不会重放整个视频，只会从昨天结束前的 15 秒左右开始，以便提供上下文。但为了记录，这是政府证物 W1005-B，已在证据中。

( 播放视频 )

舒里克律师说：谢谢。

舒里克律师说：梅德拉诺先生，请你翻到政府证物 Z-11，我们应该有一份硬拷贝。

梅德拉诺先生说：我没有那份硬拷贝。

舒里克律师说：我可以走近吗，法官大人？

法官说：可以。

舒里克律师说：梅德拉诺先生，我们刚才在视频中听到的那段话不在你的总结图表中，对吗？

梅德拉诺先生说：它不在总结图表中。

舒里克律师说：你同意我刚才听到和看到的那段话实际上是在总结图表上的第一条和第二条之间吗？

梅德拉诺先生说：我不知道这个视频是什么时候播放的。如果你——

舒里克律师说：好的。我们很乐意再播放一次以提供上下文。

梅德拉诺先生说：不，不，我明白。我是说总结图表上的第一段标记为 1:16:15；下一段是 1:23:34。你刚才播放的，我不确定是什么时候的，所以我无法说它是否在中间播放。

舒里克律师说：好的。我向你保证，我们刚才看的内容是从 1:23:10 开始，到 1:23:44 结束。

梅德拉诺先生说：明白了。好的。

舒里克律师说：所以你同意我们刚才看到的内容是在图表上的第一条和第二条之间吗？

梅德拉诺先生说：是的。

舒里克律师说：好的。班农先生在我们刚才看的片段中没有提到法治基金，对吗？

梅德拉诺先生说：在我们刚才看的片段中吗？

舒里克律师说：对的。

梅德拉诺先生说：我不记得听到那段话。

舒里克律师说：班农先生在那个片段中没有提到任何关于向任何基金捐赠 1 亿美元的事，对吗？

梅德拉诺先生说：我不记得听到那段话，没有。

舒里克律师说：你记得昨天——

法官说：梅德拉诺先生，请对着麦克风讲话。

证人说：对不起，法官大人。

问：你记得昨天我问过你关于证物左上角显示的水印“郭媒体”吗？

答：记得。

问：你不知道郭先生是否用他自己的钱资助了郭媒体的活动，是吗？

答：我不知道。

舒里克律师说：目前没有进一步的问题。

法官说：重新直接询问。

费根森律师说：谢谢你，法官大人。

费根森律师重新直接询问：

问：梅德拉诺先生，再次早上好。

答：早上好。

问：你被问到关于郭先生对中共的陈述的问题，你记得吗？

答：记得。

费根森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如果可以，请展示第二条协议。政府证物第二条协议。

问：梅德拉诺先生，你看到这上面写着“关于网页和视频的协议”吗？

答：看到了。

费根森律师说：如果我们可以翻到第 24 页，洛夫特斯女士。

问：梅德拉诺先生，你看到第二个从上面数下来的是 GXW1012 和 GXW1012-V 吗？

答：看到了。

费根森律师说：政府提交政府证物 GXW1012 和 1012-V。

舒里克律师说：我们可以稍等一下吗？

费根森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如果我们可以只给证人和律师展示 GXW1012-V。我们不需要播放声音，可以点击视频的几个部分让他们看看。如果你能点击几个部分——

舒里克律师说：法官大人，没有异议；尽管很难确定这个视频是否会超出交叉询问的范围。

法官说：证据被接受。

费根森律师说：谢谢你，法官大人。

( 政府证物 GXW1012 和 GXW1012-V 被接纳为证据 )

费根森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请现在播放这个视频。

( 视频播放 )

费根森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如果我们可以请展示政府证物 Z-9，第 99 页。请放大底部的条目。

费根森律师说：

问：梅德拉诺先生，关注 GXC221，这个图表条目的日期是什么？

答：2021 年 6 月 6 日。

问：它发布在哪里？

答：GTV.org。

费根森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可以播放 GXC221-T 吗？

舒里克律师说：法官大人，超出了范围。

法官说：请过来一下。

( 边栏会议讨论 )

法官说：你们在寻求什么？

费根森律师说：这是另一首音乐视频，标题为“马背英雄”，其中讨论了中共，法官大人。他被问到是否审查了关于郭文贵谈论中共的陈述。这是回应。

舒里克律师说：两点，法官大人：

首先，我问的是在我专注的具体文件的上下文中，梅德拉诺先生或政府是否包括了关于被告反中共立场的陈述。我没有一般性地问他是否审查了关于郭文贵的陈述。

第二，我认为在第一个片段结束时，没有一个是关于该文件提出给证人的。政府只是利用这个作为向陪审团播放额外文件的工具，他们没有对梅德拉诺先生提出任何问题；他们在那结束时没有问一个问题，他们昨天也这样做了，所以我怀疑他们会继续这样做。

费根森律师说：对不起，施洛夫律师女士。

法官说：请轮流来。他先开始。继续吧。

费根森律师说：谢谢你，法官大人。就最后一点来说，梅德拉诺先生是一个总结证人。我很高兴可以向他提问，但他对案件没有个人了解。但在播放视频后，我可以这样做。

至于——

法官说：但他的观点是，他没有普遍询问证人是否了解郭先生关于中共的评论。他指的是具体材料。这与那个不同。

费根森律师说：实际上，法官大人，我认为最初向他提出的问题是，你知道，这张图表中没有关于中共的陈述，或者你没有就关于中共的陈述作证，对吧？

法官说：好吧。那么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如果你能从他的交叉询问开始。

( 记录审查 )

法官说：我刚刚看了交叉询问。我没有看到提到中共的内容，也没有问证人是否知道文件中包含的关于中共的材料。

费根森律师说：法官大人，这是昨天他交叉询问一开始时的的问题。显然，重新直接询问的范围不仅仅是今天早上的交叉询问，而是整个交叉询问。

法官说：不对。

费根森律师说：第一个——

法官说：不对。重新直接询问的范围是。

费根森律师说：交叉询问

法官说：没错。

费根森律师说：法官大人，他昨天第一个问题是在直接询问时问的：政府是否向你展示了图表中郭先生谈论中共的任何选定内容？这是在图表中的，是关于中共的。所以我们想播放它。它只需要四分钟。它已经作为证据了。就是这样。

法官说：好吧。那么这是在昨天交叉询问一开始时的内容。你同意这是准确的吗？

舒里克律师说：如果记录是这么说的，我毫不怀疑。

施洛夫律师说：是的，但这是关于他展示的选定视频。不是关于中共的一般内容。

费根森律师说：这是其中之一。

施洛夫律师说：请现在不要打断我。

法官大人，如果您看看这些视频，这些视频不是关于中共和郭先生的。视频是关于奢华和郭先生的。这就是为什么政府选择在重定向时播放这些视频。所以整个片段实际上并不是郭先生的陈述；这是他制作的一则广告，他出现在其中。这些并不是郭先生在演讲或说什么话的意义上的陈述。下一个视频片段我相当确定是郭先生在跳舞之类的东西。这超出了可以归于郭先生的陈述范围。而且，法官大人，这也是堆叠的。

法官说：在那个视频中，他提到中共吗？

施洛夫律师说：没有。

费根森律师说：是的。

施洛夫律师说：我相信有一首关于中共的歌；我不认为他开口说过话。

费根森律师说：他是歌手。

施洛夫律师说：对不起，先生。

法官说：请稍等。

施洛夫律师说：他没有说话。那首歌在背景中。

法官说：是他在唱歌吗？

施洛夫律师说：我不能确定。如果他——

费根森律师说：是的。

施洛夫律师说：如果他在配音中唱歌，它仍然是一首歌，而不是一个陈述。

法官说：请稍等。

施洛夫律师说：在最近的一个案例中——

法官说：对不起。请稍等。

所以你是说那是他的声音在唱关于中共的歌，是吗？

费根森律师说：是的。而且它已经作为证据了。我只是要播放四分钟。

施洛夫律师说：根据最近的——

法官说：如果是他在唱关于中共的歌，这些就是陈述，歌中的陈述。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最近有一些裁决，特别是纽约东区的 DeArcy Hall 法官大人的裁决，认为歌曲中的说唱歌词关于某人做或不做的内容不一定可作为该人的陈述接受为证据。

费根森律师说：这已经作为证据了。

施洛夫律师说：因为它作为证据并不意味着它在这个特定点上可以适当地呈现在陪审团面前，先生。对于这个特定点。这不是郭先生的陈述，他的嘴没有发出这些陈述；这是一首配音的歌。你下一个视频是关于他跳舞的。政府试图在这里展示的是他的奢华。如果这些视频展示给陪审团，可能会理解我拙劣地尝试表达的观点，即现在这样做既累积又有偏见。

法官说：让我先说，我非常喜欢 DeArcy Hall 法官。



施洛夫律师说：我也喜欢。

法官说：而且我很钦佩她的想法。但这是一个不同的案件，非常、非常、非常不同的案件。

视频中的歌曲说了什么？

费根森律师说：它涉及到他们的论点，即他是一个被中共迫害的合法异议人士，举行这些集会。他们播放了他在法治基金启动仪式上谈论被攻击的片段。

法官说：歌词中说了什么？

费根森律师说：我没有记住，但基本上他在说中共正在追击他们，我们要与他们斗争。大致是这样。

法官说：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费根森律师说：“马背英雄”，法官大人。它叫“马背英雄”。他和人们一起跳舞，它涉及到这一点。视频时长四分钟，已经作为证据了，比旁厅会谈还短。

施洛夫律师说：它涉及到他的奢华，这是这个视频的内容。他没有——对不起。这首歌从未提到他被中共迫害或起诉。实际上，他只是在谈论全世界对抗中共。

我认为如果政府真的坚持他们的论点，他们应该把歌词提供给法庭，因为从未有一次郭先生说中共在追击我；我是来反击的。

法官说：所以郭先生把自己——

( 无法辨认的交谈 )

法官说：不要打断我，施洛夫律师女士。

施洛夫律师说：对不起。

法官说：郭先生把自己视为反中共运动的领袖。我们有证人说他们依赖他的陈述。

施洛夫律师说：是的。

法官说：这是相关的，可以引入。

( 回到公开法庭上 )

法官说：反对驳回。

费根森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如果可以请展示政府证物 C221-V。我们可以播放这个视频吗？

( 视频播放 )

费根森律师说：我们可以暂停一下。

问：梅德拉诺先生，屏幕上显示的是什么？

答：“马背英雄”。

费根森律师说：我们可以播放一下吗？

( 视频播放 )

费根森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我们可以停在这里。然后如果我们可以回到政府证物 Z-9，我们会到第 15 页。

问：梅德拉诺先生，你在交叉询问中被问到关于 NFSC 的问题，你还记得吗？

答：记得。

问：好的。现在看一下第 15 页图表中的这个条目，这个条目的日期是什么？

答：2020 年 6 月 28 日。

问：它发布在哪里？

答：GNews.org。

问：这个视频上有字幕吗？

答：有。

问：在我们读字幕之前，你能读一下日期右边的标题吗？

答：“NFSC、G 系列和喜马拉雅农场。”

问：你能读一下字幕吗？

答：“我，郭文贵，不会向你们要一分钱来为 G 系列融资。”

费根森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我们可以播放政府证物 C160-V 吗？

舒里克律师说：反对。超出范围。

法官说：反对无效。

费根森律师说：谢谢你，洛夫特斯女士。我们只播放前几秒。

( 视频播放 )

费根森律师说：暂停。

问：梅德拉诺先生，这个视频有多长？

答：25 分钟 26 秒。

问：整个视频都作为证据了吗？

答：是的。

费根森律师说：好的。

现在，洛夫特斯女士，我们回到图表。

问：梅德拉诺先生，我不会播放完整的视频，但你可以读一下图表中 GXW160-V 下面的文字吗？

我们会一直读到第 16 页的一部分，但你可以从第 15 页开始读。

答：“NFSC，请记住将来，它是一个准政治实体。G 系列、GTV、GFashion、GClub、G 币和 G 美元与 NFSC 没有实质性的联系。

“它像一个非政府组织。但 G 系列完全是商业机构，包括喜马拉雅农场。世界各地的喜马拉雅农场都根据当地法律注册为有限公司，具体取决于你投资的金额。你投资的金额将通过股东系统决定你拥有多少权力、管理权级别和利润分享。

“对于想向喜马拉雅农场捐款的战友们，我再说一次：任何接受捐款的喜马拉雅农场都将被取消资格。你可以投资，但你不能捐款，我们喜马拉雅联盟不能容忍要钱的行为。”

“我，郭文贵，将永不会为了 G 系列向你一分钱。不要将投资与捐款混淆。”

问：你可以读一下——我们以下一个摘录结束，请，梅德拉诺先生。

答：“这完全是一项商业运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将 G 系列与 NFSC 联系起来。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费根森律师说：没有进一步的问题了。

法官说：再次交叉询问。

辩方律师舒里克先生再交叉询问：

问：梅德拉诺先生，刚才你看到的文件中 NFSC 可能与任何 G 系列投资分开，是否使郭文贵少了些政治异议者的身份？

费根森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反对有效。

舒里克律师说：没有进一步的问题了。

法官说：好的，谢谢。你可以下台了。

证人说：谢谢你，法官大人。

( 证人离开 )

法官说：政府可以传唤下一个证人。

霍顿律师说：法官大人，政府很高兴传唤我们的下一个证人。我们了解到法庭希望在梅德拉诺先生之后休息一下，以处理一个问题。

法官说：没错。我确实说过我想在这个时候休息一下。所以，陪审员们，请记住，你们不能在自己之间或与任何人讨论这个案件。不要做任何关于案件的研究，也不要阅读新闻媒体或任何其他来源的报道。你们可以出去休息一下。

( 陪审团不在场 )

法官说：辩护方需要多长时间？

舒里克律师说：法官大人，我认为需要 15 到 20 分钟，如果法庭可以接受的话？

法官说：好的。我们休息 20 分钟。

舒里克律师说：谢谢，法官大人。

( 休庭 )

( 陪审团不在场 )

法官说：请坐下。几分钟前，当我在找法官室的门时，我误打开了陪审员室的门。看到后，我只说了一句“抱歉”，然后转身离开。你们希望我对此做些什么吗？

费根森律师说：政府没有什么要说的。

施洛夫律师说：辩护方没有意见，法官大人。谢谢。

法官说：请让陪审员回来，并让证人进来。

( 陪审团在场 )

法官说：请坐下。检方可以传唤下一个证人。

霍顿律师说：法官大人，政府传唤珍妮·李。

法官说：你可以上证人席。

霍顿律师说：法官大人，李女士将由一位普通话口译员协助。

书记员：请举起右手。

( 证人宣誓 )

法官说：请坐下并说出你的名字并拼写出来。

证人说：( 英语 ) 珍妮·李。J-E-N-N-Y，名字。姓氏 L-I，李。

法官说：请对着麦克风说，以便大家都能听到。

证人说：( 英语 ) 对不起。我的名字是珍妮，名字是 J-E-N-N-Y，名字。姓氏是 L-I，李。

法官说：你可以开始提问。

霍顿律师说：谢谢你，法官大人。珍妮·李，由政府传唤，宣誓后，通过普通话口译员作证：

由检方霍顿律师直接询问：

问：早上好，李女士。

O64VGUO1

答：是的，你好。

问：你住在哪个州？

答：内华达州。

问：你有孩子吗？

答：有。

问：你有几个孩子？

答：一个。

问：你的孩子多大了？

答：36岁。

问：你结婚了吗？

答：是的。

问：李女士，你曾经是郭文贵的追随者吗？

答：是的。

问：李女士，你现在还是郭文贵的追随者吗？

答：不是。

问：李女士，你今天在法庭上看到郭文贵了吗？

答：看到了。

舒里克律师说：法官大人，我们同意这个身份识别。

法官说：好的。请继续。

问：李女士，你第一次听说郭文贵是哪一年？

答：2017 年。

问：你 2017 年第一次在哪里看到郭文贵的？

答：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 4 月 19 日。

问：2017 年 4 月 19 日你在哪里见到郭文贵的？

答：在美国之音。

问：2017 年郭文贵在美国之音上发生了什么？

答：他在那儿做直播，揭露中共的腐败。

问：2017 年你第一次见到郭文贵时，对他有什么想法吗？

答：当时我对他没有任何想法。

问：李女士，在 2017 年你第一次看到郭文贵之后，你看过他的影片吗？

答：之后出于好奇，我继续看他的影片。

问：你说你一直在看这些影片。你看这些影片的频率如何？

答：只要有他的直播，我几乎都会看。

问：郭文贵的这些影片有什么吸引你一直看下去？

答：他揭露了中国政府官员的腐败以及一些男女关系。

问：李女士，在这些影片中，郭文贵说过关于他的钱的什么事情吗？

答：他说他没有从中国带出任何钱。

问：在这些影片中，郭文贵穿的是什么？



答：很多时候他穿着非常好的西装，大多数时候他戴着太阳镜。

问：郭文贵在这些影片中是从什么地方播放的？

舒里克律师说：反对，基础问题。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李女士，当你看这些影片时，你能看出郭文贵是在哪里拍摄的吗？

答：在媒体场所。

问：郭文贵在这些影片中是在哪种房间里？

舒里克律师说：反对。我们在谈论多个视频吗？

法官说：你是在问她描述特定的视频吗？

霍顿律师说：法官大人，让我换一种方式提问。

问：李女士，什么是雪梨酒店？

答：郭文贵购买了雪梨酒店的第 18 层，他买了第 18 层。

问：你是从哪里知道郭文贵购买了雪梨酒店的第 18 层？

答：他经常在自己的直播中提到。

问：李女士，你是否听说过法治基金？

答：听说过。

问：你第一次听到谁提到法治基金？

答：郭文贵和班农在 2018 年 11 月 20 日成立了这个法治基金。

问：2018 年 11 月发生了什么？

答：发生的事情是郭文贵声称，中国的海航集团的一名高管突然去世，郭文贵声称他是被中共谋杀的。

问：李女士，你曾在哪里看到郭文贵和班农谈论法治基金？

舒里克律师说：反对，问题形式。

法官说：反对驳回。你可以回答。

答：油管。

问：你在油管上看到了什么？

答：郭文贵和班农成立了这个法治基金。

问：此外——

法官说：我希望双方律师和口译员上前一下。

( 边栏会议讨论 )

法官说：你能做同步翻译吗？

口译员说：给谁翻译？

法官说：给证人翻译。与其等她说完再翻译，你能同步翻译吗？

口译员说：但我认为为了准确性，有时候对证人来说，还是逐句翻译比较好。我可以试试——

法官说：我做了24年的法官，处理过很多同步翻译的案件。有些口译员不知道如何同步翻译。所以我问你，你能做吗？

口译员说：我能做，是的。

法官说：好的，以后我们就这么做。

口译员说：好的。对不起，法官大人，我还需要同步翻译律师的问题吗？

法官说：是的。

口译员说：我认为我需要有一个搭档来一起工作，因为——我觉得我不能长时间单独进行同步翻译。

法官说：你是说你不能进行同步翻译吗？

口译员说：我可以进行同步翻译，但我需要有人和我轮换。

施洛夫律师说：她需要轮换。

法官说：但是如果你不进行同步翻译，你就不需要搭档吗？

口译员说：是的。我可以做大约两个小时，但如果是同步模式，我需要搭档。

法官说：我们有其他口译员吗？

芬克律师说：法官大人，我们可以和口译员确认一下——嗯——我们可以和口译员确认一下。显然，我们不允许使用法院的口译员。

法官说：没错。

芬克律师说：我们可以试着找人。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能找到，但我们会试试。

法官说：请你们试试看。同时，你继续进行逐句翻译。

口译员说：好的。

芬克律师说：谢谢。

霍顿律师说：谢谢。

( 回到公开法庭上 )

法官说：请继续。

霍顿律师说：谢谢你，法官大人。请稍等。

霍顿律师提问：

问：李女士，你说你在油管上看到一个郭文贵和史蒂夫·班农谈论法治基金的视频，对吗？

答：是的。

问：李女士，在这个视频中，他们谈到法治基金的资金来源了吗？如果有的话，说了些什么？

答：郭文贵说他会捐赠 1 亿美元到这个法治基金。

问：李女士，除此之外，你还有没有听到过郭文贵谈论他对法治基金的捐款？如果有的话，是在什么时候？

答：他没有说太多。他只是说他会尽力帮助在中国失踪的人。

问：你提到的郭文贵谈论捐赠 1 亿美元给法治基金的视频，你是什么时候看到的，哪一年？

答：2018 年 11 月 20 日。

问：除了 2018 年的那段视频，李女士，你还有什么时候看到郭文贵谈论捐赠给法治基金？

舒里克律师说：反对。问题已问答。

法官说：反对驳回。你可以回答。

答：他说他会捐赠 1 亿美元。

法官说：李女士，请你靠近麦克风，以便大家能听到。

霍顿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你可以展示标记为政府证物 VI191 的文件给证人看吗？

问：李女士，这是什么文件？

答：这是 2019 年郭再次出现的文件。这也是在油管 and GTV 上。这是他再次说他会捐赠 1 亿美元。同时他会进行 1 美元对 1 美元的匹配；无论谁捐款，他都会捐出同样的金额。

问：李女士，你看过这个视频吗？

答：看过。

问：你第一次是什么时候看的？

答：第一次是 2018 年。这是第二次。

问：对不起，李女士，你什么时候看的这个视频？

舒里克律师说：问答重复。

法官说：反对驳回。你可以回答。

答：第二次是 2019 年 3 月 29 日。

问：这个视频片段在哪里？

答：在油管上。

霍顿律师说：法官大人，政府提交政府证物 VI191。

舒里克律师说：反对。我们可以到法官席旁简单讨论一下吗？

法官说：好的。

( 边栏会议讨论 )

法官说：反对的理由是什么？

舒里克律师说：法官大人，我不明白证人在没有播放该视频的情况下如何能够确认它，或者她如何能够确认它来自具体的日期。正如我们讨论过的，很明显这是一个更长的视频片段，并且没有关于片段的基础性证据，比如谁制作了片段，片段是什么时候制作的，这些都对其可采性提出了质疑。

法官说：她可以就她看到的内容作证。更合适的做法是先播放片段让证人识别，所以请这样做。

( 回到公开法庭 )

霍顿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你可以请展示标记为政府证物 VI192 的文件给证人看吗？

舒里克律师说：法官大人，我不知道是否打算在证人正确识别文件之前就播放片段给陪审团听。

法官说：你可以在没有音频的情况下展示给她，问她是否能以这种方式识别这个视频。

霍顿律师说：是的，法官大人。谢谢你。洛夫特斯女士，请在静音状态下播放视频 GX VI192 的片段给证人看。

( 为证人播放视频 )

霍顿律师提问：

问：李女士，你认得这个视频吗？

答：认得。

问：你怎么认得它的？

答：这是郭文贵在 GTV 上的直播，与之前的直播一样。

霍顿律师说：法官大人，政府提交政府证物 VI191 和 192。

舒里克律师说：我们仍然保持反对，法官大人。我们可以再到法官席旁简单讨论一下吗？

法官说：可以。

( 边栏会议讨论 )

法官说：那么，为了让你认证这个音频，有没有办法让我们给她戴上耳机呢？

霍顿律师说：法官大人，我的想法是，这段音频是用普通话说说的，所以陪审团只能听到普通话的音频。

法官说：我不知道。也许陪审团中有些人会说普通话。

卡马拉珠律师说：对不起，法官大人。我并不是故意打断。我在审判中看到的做法是给证人、法官和双方提供耳机，通过耳机播放音频，然后证人可以确认音频。这只是我看到的做法。我们需要在陪审团不在场的情况下尝试认证音频。

法官说：所以我假设你们现在没有准备好耳机。

芬克律师说：我们没有准备好，法官大人。我们的提议是在午休期间，在陪审团不在场的情况下播放音频，我们可以认证音频。同时，我们可以继续其他部分，午休后再回来处理这个问题。

法官说：好的。

( 回到公开法庭上 )

法官说：请继续。

霍顿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你可以把这个证据收起来。我们稍后再处理这个问题，李女士。

霍顿律师提问：

问：你是否曾向法治基金捐过款？

答：是的。

问：你什么时候向法治基金捐款的？

答：2019 年 8 月。

问：李女士，你向法治基金捐款了多少次？

答：我不记得确切次数，但我有一个大概的数额，因为我有收据。

问：你总共向法治基金捐了多少钱？

答：大约 6000 多美元。

问：你说你第一次捐款是在 2019 年。李女士，你为什么没有在 2018 年第一次听到法治基金时捐款？

舒里克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李女士，你在 2019 年捐款的原因是什么？

答：我第一次捐款给法治基金是因为香港反送中运动。有一次抗议活动中，一个女孩的眼睛受伤了。那是我第一次捐款。

问：李女士，郭文贵有没有说过有多少人向法治基金捐款？如果有的话，他是怎么说的？

舒里克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你是指作为证据的视频吗？

霍顿律师说：我指的是——她作证说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看了很多郭文贵的视频。我是在问她是否听到他在那个话题上说过什么。

法官说：反对有效。

霍顿律师继续询问：

问：李女士，从你 2017 年第一次在视频中看到郭文贵到 2019 年底，你多频繁地看他的视频？



舒里克律师说：已问答。

法官说：你可以回答。

答：只要他有直播，我都会看。

问：这两年里你每周看他的视频几天？

答：所以，每周五到六天。他会时不时地向媒体报告。

问：李女士，通过观看那些视频，郭文贵有没有提到有多少人向法治基金捐款？如果有，他是怎么说的？

答：他说有很多人会捐款。

问：听到郭文贵说有很多人捐款对你有什么影响？

答：这激发了我也应该捐款的念头。

问：听到郭文贵说有很多人捐款，具体是什么激发了你也去捐款的？

答：因为他捐了 1 亿美元。

霍顿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请展示标记为政府证物 VH8 的文件给证人看。

问：李女士，这是什么文件？

答：这是我的捐款收据。

问：这是你捐款给什么的收据，李女士？

答：法治基金。

霍顿律师说：政府提交政府证物 VH8，法官大人。

舒里克律师说：没有异议。

法官说：证据被接纳。

( 政府证物 VH8 被接纳为证据 )

霍顿律师说：请展示，洛夫特斯女士。

霍顿律师提问：

问：李女士，这里显示的你向法治基金捐款的 300 美元的日期是什么时候？

答：4 月 15 日。

问：哪一年？

答：2020 年。

问：李女士，我想谈谈 2020 年 5 月的事情。GTV 是什么？

答：GTV 是郭文贵创办的直播平台 and 媒体。

问：你看过 GTV 吗？

答：看过。

问：李女士，在 2020 年 5 月，郭文贵对 GTV 说了些什么吗？如果有的话，他说了些什么？

舒里克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你可以回答。

答：他说 GTV 是一个你可以随意发言的媒体，并且可以像油管一样发展壮大。

问：李女士，什么是郭媒体之声？

答：所以郭媒体是郭文贵和魏。这个公司和 GTV 是同一个公司。超过 10 万美元的金额会直接给郭文贵，而 10 万美元的金额会给魏。

问：李女士，你曾经向郭媒体之声汇过款吗？

答：是的。

霍顿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请展示标记为证物 VH7 的文件给证人看。

问：李女士，这是什么文件？

答：这是我给他开的一张 1 万美元的支票。

问：在左上角的——对不起。

霍顿律师说：法官大人，政府请求提交证据 VH7。

舒里克律师说：没有异议。

法官说：证据被接纳。

( 政府证物 VH7 被接纳为证据 )

霍顿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请展示。

霍顿律师提问：

问：李女士，在支票的左上角有一个名字。

霍顿律师说：洛夫图斯女士，您能把那个部分标出来吗？

答：那是我丈夫的名字。

问：好的。李女士，为什么这张支票上是你丈夫的名字？

答：我们有同一个账户。

问：你在 2020 年给郭媒体之声汇 1 万美元的原因是什么？

答：郭文贵创办了 GTV。他说这是对 GTV 的投资。

问：你寄出的 1 万美元是你投资 GTV 的全部金额吗？

答：不是。

问：你总共投资了 GTV 多少钱？

答：2 万美元。

问：李女士，你和郭媒体的谁有过沟通？

答：魏丽红。

问：你怎么知道要与魏丽红沟通？

答：是根据郭文贵在 GTV 上的说法。

问：魏丽红有没有用过什么英文名？

答：莎拉·魏。

霍顿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请展示政府证物 120 给证人看。

问：李女士，证物 120 中是谁的照片？

答：魏丽红，莎拉·魏。

霍顿律师说：政府提交政府证物 120。

舒里克律师说：没有异议。

法官说：证据被接纳。

( 政府证物 120 被接纳为证据 )

问：李女士，你为什么想投资 2 万美元在 GTV 上？

答：我是在投资 GTV 的股票。

问：当你向郭媒体汇款时，那是你唯一一次投资 GTV 股票吗？

舒里克律师说：反对。已问答。

法官说：反对驳回。你可以回答。

答：还有另外两次银行电汇，每次 5000 美元。

问：李女士，你投资 GTV 股票时预期会发生什么？

答：郭文贵说我们投资 GTV 股票时，GTV 的股价会高于油管。我们购买的是原始股。

问：李女士，什么是农场借款？

答：这是另一个欺诈、集资的计划。

问：你有没有参与农场贷款？如果有，具体是怎么参与的？

答：我总共投入了 60,500 美元。

问：你最初从谁那里听说农场借款？

答：郭文贵。

问：郭文贵关于农场借款说了什么？

答：他说 GTV 股票的私人融资已经关闭了，如果你想再投钱，有另一个项目可以投资，就是农场借款。

问：李女士，你期望通过农场借款得到什么？

答：GTV 股票。

问：你在农场借款中投资 60,500 美元是哪一年？

答：从 2020 年 9 月到 2020 年 11 月。

问：李女士，什么是 G/CLUBS？

答：G/CLUBS 是以郭文贵名义注册的会员俱乐部。

问：你最初从谁那里听说 G/CLUBS？

答：GTV。

问：郭文贵对 G/CLUBS 说了什么吗？如果有，他说了什么？

答：他说 G/CLUBS 是一个会员专属俱乐部，有一定的福利，金额在 1 万到 5 万美元之间。

问：李女士，你在 G/CLUBS 上花过钱吗？

答：有的。

问：李女士，你在 G/CLUBS 上花了多少钱？

答：20,000 美元。

问：李女士，你在 G/CLUBS 上花了 20,000 美元是哪一年？

答：是在 2020 年 11 月——10 月到 11 月。我不记得确切日期了。我有收据。

霍顿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你能展示标记为 VH9 的文件给李女士看吗？谢谢你，洛夫特斯女士。你能翻阅一下这份文件的页面吗？

问：李女士，这是什么文件？

答：这是 G/CLUBS 会员的注册或同意书。

问：你收到过这份文件吗？

答：我没有收到这份文件。

问：李女士，这份文件上有你的名字吗？

答：是的，就在这里。我在网上填写了这张表格。

问：好的。你能指出这个文件上你的名字在哪里吗？

答：在第二行。

问：那行写了什么？

答：这行显示了我的名字。

霍顿律师说：法官大人，政府提交证物 GX VH9。

舒里克律师说：稍等，法官大人。

( 律师交谈 )

霍顿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能请您暂时收起这个证物吗？法官大人，我可以请求片刻时间吗？

法官说：可以。

霍顿律师说：谢谢。

( 律师交谈 )

霍顿律师说：谢谢，法官大人。洛夫特斯女士，请你再把这个文件展示给证人看。

霍顿律师提问：

问：李女士，这个文件的日期是什么？在顶部的“发送日期”那里。

答：2020 年 11 月 9 日。

霍顿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你能放大显示发送日期吗？法官大人，政府提交证物 VH9。

舒里克律师说：没有异议，法官大人。

法官说：证据被接纳。

( 政府证物 VH9 被接纳为证据 )

霍顿律师提问：

问：李女士，这份文件的发送日期是什么？

答：11月28日。

霍顿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你能回到主文件吗？

问：李女士，这是什么文件？

答：这是我的付款收据。

问：李女士，当你向 G/CLUBS 支付 2 万美元时，你期望得到什么吗？如果有，你期望得到什么？

答：也是 GTV 股票。

问：为什么你期望通过投资 G/CLUBS 得到 GTV 股票？

答：我可以说明吗？我可以说明吗，还是——

法官说：你可以回答问题。

答：好的。他说支付给 G/CLUBS 的这笔钱也可以获得 GTV 的股票。此外，我还可以享受这 2 万美元的会员福利；我可以在购买商品时享受折扣，并且购房时享受 20% 的优惠。

问：李女士，那些福利中你得到了哪些？如果有的话。

答：什么都没有。

问：李女士，如果 G/CLUBS 会员只有这些福利而没有 GTV 股票，你还会购买吗？

舒里克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反对驳回。你可以回答。

答：是的。



问：李女士，如果你知道投资 2 万美元到 G/CLUBS 只会得到你刚才描述的那些福利而不会得到 GTV 的股票，你还会投资吗？

舒里克律师说：反对。已问答。

法官说：反对有效。不要回答。

霍顿律师说：法官大人，我可以请求片刻时间吗？

法官说：可以。

霍顿律师继续询问：

问：李女士，你说他描述了 G/CLUBS 会员的 GTV 股票福利。“他”是谁？

答：所有前面带有 G 的名字，都是 G 会员。

问：当你说 G 会员时——

答：就是郭文贵成员。

问：我的问题撤回。

霍顿律师说：法官大人，此时我打算转到一个不同的话题。我可以继续，或者如果您想休息一下，我只是想——

法官说：虽然现在才 11:29，但我们现在就休息。请在中午回来。记住，不要相互讨论案件，不要进行任何调查，也不要听取任何关于此案的报道或描述。

( 陪审团不在场 )

法官说：现在我们来处理视频验证的问题。你打算播放多长时间的片段？

霍顿律师说：法官大人，我认为整个片段大约两分半钟，但我想我们可以通过播放其中的一部分来验证它。

法官说：好的。请坐下。谢谢。

霍顿律师说：洛夫特斯女士，请你为证人展示 GX VI192。

法官说：在我们开始之前，播放部分片段而不是完整片段有异议吗？

舒里克律师说：法官大人，辩方的立场是，为了认证，应该播放完整片段。

法官说：好的。那你们就播放完整片段。

霍顿律师说：好的。洛夫特斯女士，请在有音频的情况下播放这个片段。

( 播放视频 )

霍顿律师继续询问：

问：李女士，我们刚才看的是什么视频？

答：这是我第二次看到郭文贵。他说他要捐 1 亿美元到法治基金。

霍顿律师说：法官大人，政府提交证物 VI192 和 191。

法官说：证据被接纳。

( 政府证物 VI191 和 VI192 被接纳为证据 )

法官说：我们将在中午继续进行证人的直接询问。女士，在休息期间你不能讨论这个案件。

霍顿律师说：法官大人，如果我可以简单说一下，在我们离开之前。我刚才问的最后一个问题，法官大人您反对该问题并表示“已问答”。实际上，现在我想了想我要说的话，我不知道在我向法庭询问这个问题之前，证人是否最好先离开。。

法官说：好的。如果你现在出去，请在中午准备好进入法庭。

( 证人不在场 )

法官说：继续吧。

霍顿律师说：谢谢你，法官大人。只是两件简短的事情。第一，法官大人对我问李女士的问题提出了“已问答”的反对意见——这是一个假设问题，基于已在证据中的事实，关于她是否会投资 G/CLUBS。我只是想解释为什么我再次问这个问题。这也是一个不恰当的——对不起。这也是一个复合问题，所以它不是——

法官说：什么样的问题？

霍顿律师说：一个复合问题。我问她，如果你只得到福利而没有股票，你还会投资吗？所以这个问题提得不好，我对此而抱歉。这个问题之所以反复提出，即使法官先生确认了“已问过并答复”这个反对理由，是因为我有理由相信这个问题在李女士那里没有得到正确的翻译，这是基于我听到李女士关于投资 G/CLUBS 的目的所说的内容。因此，我的目的并不仅仅是要驳回法官大人的持续反对意见。我认为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通过翻译提出了一个复合问题，并且是以假设的方式提出的，导致我提出了一个非常拙劣构建的问题。我请求法庭允许我问她，如果她知道不会得到 GTV 的股票，她是否还会投资 G/CLUBS；去掉复合问题，只问她那个与法院关于对受害者的假设问题的预审裁决一致的假设问题。

卡马拉珠律师说：法官大人，您已经为口译员宣誓，口译员需要忠实的进行翻译。霍顿律师不是普通话专家，我认为他不能仅仅因为在准备过程中得到了不同的答案而在没有任何依据的情况下质疑翻译。

法官说：我不认为口译员宣过誓。

卡马拉朱律师说：那么，法官大人，可能是这样。也许我假设这是因为我理解这是正常的做法。但无论如何，我认为霍顿律师没有理由仅仅因为他在之前问问题时得到了不同的答案就对翻译进行质疑。

法官说：所以除非你有基于语言本身的理由，否则你只能接受翻译的结果，而不是期待不同的答案。

霍顿律师说：那么，阁下，我请求法庭行使其酌情权，允许我问一个不同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我认为导致混淆的复合问题。问题是，如果你知道你不会得到 GTV 股票，而这是证据中的事实，你会不会投资，这几乎与我们在证据排除动议中提出

的假设问题一字不差。只是一个不同的问题，它去掉了第一个问题的复合性质。只问一次，然后继续。

卡马拉朱律师：这其实是同一个问题，只是去掉了一个细节。这并不是——问题的实质是相同的。他只是试图去掉一个细节，使其听起来像是一个不同实质性的问题，这和法官您之前在交叉询问中维持的决定是一样的。

法官说：我会考虑的。我们在中午再回来。

霍顿律师说：谢谢，阁下。

( 午餐休息 )

下午场开始，时间中午 12 点

法官说：我的裁决是你不能问已提出的问题。请把陪审员带进来。

( 陪审团到场 )

法官说：请坐。

请记住，你们仍在宣誓状态中。

你可以继续询问了。

霍顿律师说：谢谢法官大人。

洛夫特斯女士，请为证人展示标记为政府展品 191 的文件。这个文件已被承认为证据法官大人。

洛夫特斯女士，请将其展示给陪审团。

法官说：我认为陪审员还没有听到这个文件已经被承认。

霍顿律师说：我打算问她几个关于它的问题。

法官说：哦，你计划继续询问。请继续。

霍顿律师说：是的，几个关于该文件的问题。谢谢法官大人。

霍顿律师说：洛夫图斯女士已经展示了作为证据的政府展品 VI-191。

霍顿律师提问：

问：李女士，这是什么文件？

答：这是郭文贵的直播，他说他会从家族基金捐赠 1 亿美元和 100 万美元。

问：文件上写着油管。这个油管账户是谁的？

舒里克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请再说一遍？

霍顿律师说：问题是，这个文件上显示的油管账户是谁的？

法官说：你可以回答。

答：郭文贵。

问：李女士，这里有什么表明这是郭文贵的油管账户？

答：有一个按钮指示，还有他的头像在右边。

问：李女士，在你描述的图像右边，显示有 451K 订阅者。这是什么意思？

答：这是——他的支持者注册的数量。

问：李女士，你看过郭文贵在油管上的视频吗？

答：是的。

霍顿律师说：洛夫图斯女士，请展示作为证据的 GX 192，并将其展示给陪审团。

法官说：好的。为了清楚起见，你还有进一步的认证问题吗？

霍顿律师说：没有认证问题法官大人。

法官说：所以你要求承认这个视频吗？

霍顿律师说：我认为法官在休息前已经承认了 191 和 192。

法官说：为了陪审团的利益，它们被承认。

霍顿律师说：谢谢法官大人。

洛夫特斯女士，请播放视频的一部分。

( 视频播放 )

霍顿律师说：谢谢，洛夫图斯女士。可以停了。

问：李女士，你以前看过这个视频吗？

答：是的。

问：观看这个视频对你捐赠给法治基金的决定有什么影响吗？

答：所以它促使我捐钱。他说家庭基金是 10 亿美元，他已经捐赠了 1 亿美元。

霍顿律师说：法官大人，能给我一点时间吗？

法官说：可以。

( 律师商议 )

霍顿律师说：谢谢法官大人。

洛夫特斯女士，你可以把这个展品拿下。

法官说：你提到了 191。那是 191 吗？

霍顿律师说：所以 191 是油管的截屏。

法官说：是的。

霍顿律师说：这是 192，是个视频。

法官说：是实际的视频。

霍顿律师说：是的。

法官说：明白。

所以它们都被承认。

霍顿律师说：是的法官大人。

法官说：请继续。

霍顿律师问：

问：李女士，我要换个话题。谁是卢佳美？

答：她的网名是豆豆。

口译员说：口译员想核实一下。

答：她也是郭媒体的一员。

问：你第一次听说卢佳美是什么时候？

答：2020 年。

问：你第一次听说卢佳美是关于什么？

答：大概是卢佳美投资了 4 万美元到郭媒体，并要求退款。

法官说：请稍等。

律师们，请上前来。

( 边栏会议讨论，仅法官和双方律师在场 )

法官说：我刚刚了解到，根据第 604 条规定，口译员需要宣誓，而我这里没有任何宣誓记录；所以她需要进行宣誓。但问题是，辩方是否会对她在宣誓前所做的翻译提出质疑。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可以请一分钟时间咨询一下施洛夫律师吗？

( 律师商议 )

卡马拉珠律师说：显然，我们的问题是，由于我们不懂这种语言，所以我们很难判断她的翻译是否准确。我能请求给我一分钟时间咨询我的客户吗？他还没有提出质疑，但我想确保他对翻译没有任何问题——

法官说：当然可以。

卡马拉珠律师说：——这可能会对我们有所帮助。

施洛夫律师说：我需要跟他谈谈。

( 律师商议 )

( 律师与被告商议 )

卡马拉珠律师说：谢谢法官大人。只是确认在此期间没有任何变化。

( 暂停 )

卡马拉珠律师说：如果法官现在要让口译员宣誓，辩方不会对之前的证词提出质疑。郭先生说理解了。



法官说：对于这个错误非常抱歉。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也应该注意到法官大人。

法官说：我一直在做审判工作，每天都在州法院进行审判工作，那里的确没有这种要求。所以我没有想到。我的十一年中从未有人向我提到过这个规则。所以我没有注意到这个规定。是的，她现在应该宣誓。

卡马拉珠律师说：法官打算如何做——我建议陪审团不在场的情况下进行，这样不会显得奇怪。

法官说：好的。

芬克律师说：我们应该边栏会议讨论，仅法官和双方律师在场进行吗？

卡马拉珠律师说：由法官您决定。

法官说：你反对我在证人证词结束后再进行吗？还是希望我？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唯一的担心是——

施洛夫律师说：我们没有异议法官大人。我们没有异议法官大人。如果我们的客户对翻译有任何困难，我们会向法庭提出，因为那是我们的义务。所以我不希望有任何误解——

卡马拉珠律师说：如果法官希望在今天结束时进行——我不知道这位证人是否会以这种速度继续作证——

霍顿律师说：不会。

施洛夫律师说：你知道吗法官大人？您现在就可以宣誓。我们不需要听到。如果您想边栏会议讨论，仅法官和双方律师在场进行，我们完全没有意见。

法官说：好的。那么请把她带过来。

卡马拉珠律师说：抱歉法官大人，我也应该注意到。我做过很多外语审判。

芬克律师说：政府也感到抱歉。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我们都在尽力做到最好。

( 口译员到场 )

法官说：请说出你的名字。

口译员说：蒋莎拉。

法官说：作为一名口译员，您做了哪些准备？

口译员说：准备？

法官说：是的。你的教育背景？

口译员说：哦，是的。我获得了 MBA 学位，我在专业翻译行业有超过 20 年的经验。

法官说：你是否宣誓或确认，到目前为止对这位证人的翻译和今后的翻译都是她所说的普通话的真实翻译？

口译员说：是的，尽我所知。

法官说：所以你精通普通话和英语吗？

口译员说：是的。

法官说：律师们有问题吗？

芬克律师说：政府没有问题。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们没有问题法官大人。

法官说：好的。谢谢。

( 回到公开法庭上 )

法官说：你可以继续。

霍顿律师说：谢谢法官大人。

霍顿律师问：李女士，在 2020 年，郭文贵对卢佳美说了什么？

答：他说卢佳美要求退款，她是中共派来的代理人。

问：当时你对卢佳美有什么看法？

答：我相信他说的每一句话。

问：当你说“他”时，你指的是谁？

答：郭文贵。

问：李女士，你在 2020 年去过夏威夷吗？

答：是的。

问：你为什么在 2020 年去夏威夷？

答：去抗议豆豆，也就是卢佳美。

问：有多少人和你一起去夏威夷抗议卢佳美？

答：我不记得确切的数字，大约有 23 到 25 人。

问：是谁告诉那群人去夏威夷抗议卢佳美？

答：郭文贵。

问：在夏威夷的抗议中你看到了什么？

答：我什么也没看到。

问：在夏威夷抗议卢佳美时发生了什么？

答：有一些宣传资料，还声称卢佳美和她的丈夫是中共代理人。

问：李女士，你还有什么时候参加过郭文贵组织的抗议？

舒里克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反对无效。你可以回答。

答：有。

问：你还有什么时候参加过抗议？

答：德州。

问：你在德州的抗议持续了多长时间？

答：二十九天。

问：你和多少人一起参加了德州的抗议？

答：我不记得确切的数字，但我看到有 200 到 300 人，他们轮流参加。

问：在这些抗议中，你支付了什么费用？

答：我参加活动时支付了酒店费用，还支付了其他人的一些费用。

问：在 2020 年德州的抗议中你大约花了多少钱？

答：我花了大约 1 万美元。我没有所有的收据，只有 7000 美元的收据。

问：李女士，再回到卢佳美，当你从夏威夷抗议回来后，你做了什么？

答：我回家后一直待在家里，非常害怕。

问：你从夏威夷抗议回来后为什么非常害怕？

答：因为她在要求退款后被指控为中共的代理人。

问：你在被指控为中共代理人时寻求退款的是什么？

舒里克律师说：反对。这是对证词的错误陈述。

口译员说：对不起，请再说一遍？

法官说：请稍等。反对有效。

霍顿律师说：谢谢法官大人。

问：当你在抗议后感到害怕时，你做了什么？

答：我连续两个月待在家里，完全没有出门。

问：你为什么连续两个月几乎一直待在家里？

答：我从夏威夷回来是 12 月 12 日，魏的农场在 12 月 15 日解散。

问：李女士，你提到魏的农场？魏的农场是什么？

答：这是郭文贵允许开的第一个农场，是郭文贵和魏，郭文贵允许下开的第一个农场。

问：魏的农场叫什么名字？

答：就是为了集资。

问：李女士，魏的农场有名字吗？

答：有两个名字。

问：那两个名字是什么？

答：第一个叫美国西部农场。

问：第二个名字是什么？

答：凤凰农场。

问：你在这些农场，西部农场和凤凰农场都做了什么？

答：它们有同一个老板。

问：你是如何参与这个农场的？

答：没有活动，只是在 Discord 上。

问：Discord 是什么？

答：也许是一种所谓的社交媒体。

问：你提到魏的农场。魏是谁？

答：魏丽红。

问：魏丽红也是 Sara Wei 吗？

答：是的，是同一个人。

问：李女士，Sara Wei 的农场与郭媒体有什么关系？

答：同一个领导，一个领导，两家公司。

问：李女士，你说 Sara Wei 的农场在 2020 年 12 月关闭？

答：是的。

问：你是怎么知道 Sara Wei 的农场要关闭的？

答：是在 Discord 电话会议上宣布的，大家都聚集在那里。

问：你对 Sara Wei 向谁报告有什么了解吗？

答：Sara Wei 的老板是郭文贵。

问：李女士，当听到 Sara Wei 的农场关闭时你的反应是什么？

答：在那之前郭文贵和魏允许她开农场，我以为我的钱没了。

问：为什么农场关闭会让你认为你的钱会没了？

答：我以为 Sara 会带着钱跑掉。

问：李女士，有没有什么时候郭文贵谈到农场的关闭？

答：郭文贵把农场的其他人聚集起来，在 Discord 上开了一个私密会议。

问：你参加了那个私密会议吗？

答：我参加了会议。我每天都在那里。

问：在与郭文贵的会议期间你做了什么？

答：我想听听他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问：你全程参加了会议吗？

答：是的。

问：郭文贵在 Discord 上关于农场关闭的会议是哪一天？

答：他说那次会议是在 2020 年 12 月 25 日，圣诞节那天。

问：那天是——

法官说：请稍等。

当你说你在 Discord 上开会时，你指的是视频会议吗？

证人说：是音频会议。

法官说：请继续。

霍顿律师问：

问：李女士，郭文贵在 Discord 上关于农场关闭的音频会议是怎么开始的？

答：郭文贵在之前两天说他会 在 12 月 25 日那天对我们说些什么。

问：在音频会议期间，有没有人向郭文贵提问？

舒里克律师说：反对。

答：有。

问：问的是什么问题？

舒里克律师说：反对。传闻。

法官说：反对无效。你可以回答。

问：李女士，在 Discord 会议上有人向郭文贵提了什么问题？

答：在会议的前九分钟，一位来自喜马拉雅的牙医问他如何处理这些钱。

问：你理解那位牙医在问的是什么？

答：他问郭文贵是否同意这些钱，但他要求退款。

问：牙医要求退款后，郭文贵说了什么？

舒里克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你可以回答。

答：他说这个人 是来捣乱的。

问：那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李女士？

答：随后他让郭频把他踢了出去。



问：牙医在向郭文贵要求退款后被踢出去了吗？

答：是的。

问：听到郭文贵在牙医要求退款后把他踢出去，对你有什么影响吗，李女士？

答：我也想问同样的问题，因为我也在那里投资了。

问：你在圣诞节那天的 Discord 会议上提问了吗？

答：牙医被踢出去后，他对着牙医大喊大叫，我不敢发声。

问：李女士，你有没有关于这次与郭文贵会议的记录？

答：有的。

霍顿律师说：法官大人，我可以上前吗？

法官说：可以。

问：李女士，我交给你一个标记为政府展品 VH-100 的物品，里面包含政府展品 VH-10 和政府展品 VH-11。

问：李女士，你以前见过这个物品吗？

答：是的，上面有我的签名。

问：你什么时候见过它？

答：今天早上。

问：这个项目上有哪些文件？

答：显示了整个喜马拉雅牙医被踢出去的过程。

问：李女士，驱动器里的文件是谁做的？

答：我自己。

霍顿律师说：法官大人，政府展品 VH-10 和 VH-11，我们暂时不提交。这些文件还没有翻译。我们请求辩方现在对这些展品提出任何认证异议。

舒里克律师说：法官大人，我们在法庭上还没有看到这些文件。我们还没有看到它们展示给证人，以让她进行认证。我们知道驱动器上有电子文件，但仅此而已。所以我不确定我们该怎么——

法官说：请上前来。

( 边栏会议讨论，仅法官和双方律师在场 )

法官说：你们是要求这些证据是否要依条件承认吗？

霍顿律师说：我们让她认证了这些证据，她看到了驱动器上的内容，她听到了那些音频片段。她证明是她制作了这些音频片段，并且她知道它们是什么。

所以我们想把这些记录下来，看看辩方是否对真实性有任何异议。这些是普通话音频片段。我们正在进行翻译，目前还没有翻译好，所以我们暂时不提交。我们只是想看看是否有真实性方面的异议。

芬克律师说：这与双方和法官今天早上在陪审团进入前讨论的内容有关。这是我们希望通过证人认证的第二个音频片段。一旦各方有时间完成翻译，我们就会提出这些证据。所以我们只想确保没有真实性方面的异议。

法官说：你们是说想在证人作证后提交这些证据吗？

芬克律师说：是的，在审判的后期，通过双方对翻译的协议提交，或者如果有必要，我们会请一位翻译专家上证台。

法官说：所以你们可以在没有听到这些音频的情况下提出任何认证问题。

芬克律师说：我应该提到，这些证据已经提交，所以他们有这些证据。

舒里克律师说：好的。我不确定证人怎么能仅通过看一个 U 盘就认证音频文件。这点对我而言并不清楚，这是第一。

法官说：我们可以像上次一样，在陪审团不在场的情况下播放这些音频。

霍顿律师说：法官大人，如果我可以解释一下。

我相信我已经引出了这一点，如果没有，我现在很乐意再做一次。我已经引出了她知道驱动器上的内容，因为她听过这些文件。当她听到驱动器上的音频时，她认出了这些音频是她制作的会议片段。所以我认为这足以让她进行认证。

法官说：如果他要提出认证异议，我会让你为她播放这些音频。问题只是什么时候播放。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认为你可以在她直接询问结束时播放。我不知道你还有多长时间。

霍顿律师说：没有那么长时间了。没有那么长时间了。

芬克律师说：所以法官大人，这完全由你决定，我认为更由辩方决定。音频中有郭先生的声音。我想——我猜我们会建议，按照你的意见，在直接证词结束后播放这些音频；他们可以在那时提出任何真实性异议，然后开始交叉询问。

法官说：好的。那我们就这样做。

芬克律师说：谢谢。

( 回到公开法庭上 )

法官说：你可以继续。

霍顿律师说：谢谢法官大人。

霍顿律师问：

问：李女士，你是否有过自己进行直播过？

答：有。

问：那是哪一年？

答：2021 年，2021 年 2 月 6 日。

问：你在 2021 年 2 月进行的直播的主题是什么？

答：是关于所有在郭文贵手下的领导者，他们都是骗子。

问：你指的是郭文贵手下的哪些领导者？

答：郭频，李娅。

问：李女士，李娅还有其他名字吗？

答：木兰。

问：木兰是谁？

答：木兰和李娅是同一个人。

问：李娅是谁？

答：她是郭文贵公司的主要翻译，也是农场的一员。

问：你认为李娅在郭文贵手下的角色是什么？

答：她和 Sara Wei 的级别是一样的。

问：在 2021 年 2 月的直播中，你对郭文贵说了什么？

舒里克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反对无效。

答：一开始我说我遇到的那些人都是线下见的，他们全都在撒谎。

问：李女士，在 2021 年 2 月的直播中，你对郭文贵说了什么？

舒里克律师说：反对。已经问过并回答过了。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李女士，你有没有直接与郭文贵沟通过？

答：没有。

问：当你是郭文贵的追随者时，李女士，你使用过 WhatsApp 吗？

答：是的。

问：你曾经在 WhatsApp 上给郭文贵发过消息或收到他的消息吗？

答：是在 12 月份农场解散时，那是我第一次给他发消息。

问：你在那些 WhatsApp 消息中与他沟通了什么？

答：我与他沟通了这些线下领导有问题的事情，这个人是骗子。

问：李女士，你在与郭文贵的沟通中要求了什么？

答：他忽略了我。

问：李女士，你在那些沟通中向郭文贵要求了什么？

舒里克律师说：反对。已经问过并回答过了。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李女士，喜币是什么？

答：喜币也被称为 G 币。它是郭的第一个字母，G-U-O。

问：有没有人要求你购买 G 币或喜币？

答：很多人。

问：哪一年有人要求你购买 G 币或喜币？

舒里克律师说：反对。复合问题。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李女士，你认为 G 币和喜币之间是什么关系？

答：它们是同一个东西，但后来改名为喜币。

问：最终你有没有给某人汇款购买喜币？

答：有。

问：你把钱汇给谁买喜币？

答：张勇兵。

问：张勇兵是谁？

答：他是华盛顿特区 DC 农场的负责人。

问：李女士，你认为华盛顿特区 DC 农场的负责人和郭文贵之间有什么关系？

答：他们是一伙的。

问：你给华盛顿特区农场负责人汇了多少钱购买喜币？

答：总金额是 5700 美元，加上 30 美元的电汇费用。

问：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李女士？

舒里克律师说：已经问过并回答过了。

法官说：反对无效。你可以回答。

答：2021 年。

问：为什么你同意给华盛顿特区 DC 农场负责人汇 5000 美元购买喜币？

答：在我直播后，我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很多人逼我购买。

问：李女士，你使用推特吗？

答：是的。

问：你有没有在推特上发过关于郭文贵的帖子？

答：有。

问：你第一次在推特上发关于郭文贵的帖子是什么时候？

答：2021 年 7 月 15 日，那是我第一次发。

问：你发了什么内容？

答：我现在不记得了。

问：你发帖的主题是什么？

答：这个人是骗子。

问：你为什么在 2021 年 7 月发布郭文贵是骗子的帖子？

答：因为当“牙医”要求退款时，他被踢出去了。

问：你说那是在 2020 年 12 月，李女士？为什么在 2021 年 7 月发帖？

答：因为我在 GTV 上直播了 41 或 42 天，我不记得确切时间了。

问：你在 GTV 上直播与 2021 年发推特说郭文贵是骗子有什么关系？

答：因为 GTV 是郭文贵的媒体。我不敢在上面说他的坏话。

问：2021 年 7 月发生了什么让你敢于说话？

答：在 2020 年 7 月 10 日或 11 日，郭文贵和路德，也就是王定刚，他们就此事发生了争执。

问：你说他们就此事争执，是什么意思？

答：路德以前住在郭文贵和 Grace 在纽约的地方。

问：李女士，自从你提到的 2021 年 7 月的推特以来，你多久发一次关于郭文贵的帖子？

答：从那以后我一直在发。

问：自 2021 年以来你通过这些帖子想传达什么信息？

答：我想告诉很多人，尤其是那些从中国翻墙出来的人，不要再把钱投进去。这是有组织的黑帮。

问：当你说不想让人们把钱投进去时，你指的是哪里？

答：农场。

问：你认为谁控制这些农场？

舒里克律师说：反对。已经问过并回答过了。

法官说：反对无效。你可以回答。

答：有很多农场在其下。

问：李女士，你认为这些农场最终向谁报告？

舒里克律师说：反对。已经问过并回答过了。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李女士，你是否关注过这个审判的新闻？



答：一直在关注。

问：你为什么关注这个新闻？

答：我想看看一个骗子是否会被定罪或起诉。

问：李女士，你说的骗子是谁？

答：郭文贵，还有他手下的农场主。他们收集资金，就像一个营销层级，营销骗局，他们是黑帮。

问：李女士，我想谈谈你最初投资 GTV 的 2 万美元。这些钱什么时候退还给你了？

答：这笔钱是在 2023 年 11 月通过 ICBC——ICEC——对不起，是 SEC 退还给我的。

问：你最初投资 GTV 的 2 万美元中，你从 SEC 拿回了多少钱？

答：只有——少了 7.2%或 7.8%。

问：李女士，你投资 GTV 股票的 6 万零 500 美元的农场贷款，有没有拿到任何 GTV 股票？

口译员说：对不起，是 6000 吗？

霍顿律师说：6 万零 500 美元。

答：没有。

问：李女士，你花了 6 万零 500 美元得到了什么？

答：我什么都没得到。

问：李女士，你投资 G Clubs 的 2 万美元，有没有得到任何 GTV 股票？

答：没有。

问：李女士，你花在 G Clubs 的 2 万美元得到了什么？

答：在 2022 年新年，我收到一个看起来很便宜的白色盒子，里面好像有一个杯子和一些饼干，但我扔掉了。

问：李女士，这是你从 G Clubs 得到的唯一东西吗？

答：是的。

问：李女士，如果你知道你不会得到任何 GTV 股票，你还会把钱给郭文贵吗？

舒里克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李女士，当你是郭文贵的追随者时，他说过中共对他做了什么吗？

答：我不太认真听他的话，但我希望中国能像美国一样成为一个自由和民主的国家，并成为一个法治国家。

问：李女士，当你是他的追随者时，你听到过郭文贵说中共对他做了什么吗？

舒里克律师说：已经问过并回答过了。

法官说：反对有效。

霍顿律师说：法官大人，我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吗？

法官说：可以。

( 律师商议 )

问：李女士，你总共投资了多少钱来获得 GTV 股票？

答：10 万零 500 美元。

问：你这 10 万美元从哪里来的？

答：其中 1 万美元是从家里拿的。剩下的钱，我用了房子的二次抵押。

问：李女士，除了 SEC 退还的部分钱外，你现在有多少钱？

答：我不明白这个问题。

问：李女士，除了 SEC 退还的钱外，你投资 GTV 股票的 10 万美元中你现在还有多少钱？

舒里克律师说：已经问过并回答过了。

法官说：你可以回答。

口译员说：对不起，我需要澄清一下。

答：除了我告诉张勇兵我想要回的 5700 美元外，我什么都没拿回。

问：李女士，你没拿回的钱，现在在哪里？

答：郭文贵偷了我的钱。

霍顿律师说：谢谢你法官大人。没有进一步的问题，之前边栏会议讨论，仅法官和双方律师在场讨论的内容除外。

法官说：陪审团成员们，我们现在要稍作休息。再次提醒，不要讨论案件。

( 陪审团不在场 )

法官说：好的。你可以继续向证人询问基础性问题。

霍顿律师说：谢谢你法官大人。洛夫图斯女士，请你拉出政府展品 VH-10。并播放音频。

( 音频播放 )

问：李女士，那段音频是什么？

答：这是 2020 年 12 月 25 日，在 Discord 平台上，喜马拉雅牙医要求退款的录音。

霍顿律师说：洛夫图斯女士，请播放 VH-11。

( 音频播放 )

问：李女士，那段录音是什么内容？

答：前半段是喜马拉雅（牙医）要求退款。后半段是郭先生，他在说如果你再要求退款，你会被踢出去。

问：录音中听到的是谁的声音？

口译员说：请再说一遍？

问：对不起，录音中听到的是谁的声音？

答：另一个声音是郭斌在说踢出去。另一个声音是郭文贵的声音。

问：录音中有郭文贵的声音吗？

答：是的。

问：刚才播放的两段录音，VH-10 和 VH-11 中都有郭文贵的声音吗？

答：是的，两段都有郭文贵的声音。

法官说：你说被踢出去的牙医叫什么名字？

证人说：我不知道她的具体名字，但所有的投资者和领导者在线上都用网名。

法官说：请继续。

证人说：所以郭文贵和农场主都知道投资者的名字。

霍顿律师问：

问：李女士，你说录音中的牙医叫什么名字？

答：喜马拉雅。

霍顿律师说：法官大人，现在我们询问辩方是否对真实性有任何异议。

法官说：舒里克律师。

舒里克律师说：对真实性没有异议法官大人。

法官说：你是怎么录制这些音频的？

证人说：是的。

法官说：我的问题是你是怎么录制这些音频的？

证人说：我用我的手机录制的。

法官说：好的，那么这些录音被承认。但我们需要在陪审团在场时向他们说明这些录音被承认了。

舒里克律师说：我认为目前的问题只是认证法官大人。然后政府表示他们可能会在以后通过不同的证人来提出这些录音。

法官说：所以你们并不是要现在就提交这些录音？

霍顿律师说：法官大人，现在我们有证人在场，我们想解决真实性问题。这些录音包括被告的陈述，所以它们包含了当事人的承认。为了方便法庭和各方，我们正在进行翻译，然后我们会——

法官说：哦，对，我忘了翻译的事情。好的，就基础而言，我认为这是足够的，而且辩方没有提出异议。但是在你们提交这些录音之前，我们需要等待翻译。

好的，请让陪审团回来。

( 陪审团在场 )

法官说：请坐。交叉询问吗？

施洛夫律师说：我们可以边栏会议讨论，仅法官和双方律师在场讨论一下吗？

法官说：可以。

施洛夫律师说：谢谢。

( 边栏会议讨论，仅法官和双方律师在场 )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我刚刚注意到有人在桌子上与政府交谈。我不太确定那个人是谁。但我的共同律师提醒我，那个人坐在左边，她的名字是Stephanie，她是一位翻译，我们在MDC与她有过极大的麻烦，并且我们停止使用她的服务。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们不知道她是被法庭叫来的还是——

芬克律师说：法官要求我们找另一位翻译。我们只能找到她。我对她一无所知。如果你们不想用她，那也没问题。就效率而言，我认为目前的安排还不错，我们很乐意按照法庭的意愿继续进行。显然，这位翻译不是——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们以前在监狱里让她为我们翻译。我们不得不停止使用她，因为无论是方言还是其他原因，他们就是无法互相理解。

法官说：好的。那么我们将不再使用她。

施洛夫律师说：我们只是不想开始后——

法官说：明白。

芬克律师说：谢谢法官大人。

( 回到公开法庭上 )

交叉询问开始，由辩方律师舒里克律师提问：

问：下午好，李女士。

答：下午好。

问：你在直接证词中提到你一直在密切关注这个审判，对吗？

答：以前是这样。

问：你一直在关注其他证人在这个审判中的证词吗？

答：我没有太多时间看所有的内容。

问：我的问题是，你有没有关注其他证人的证词，而不是是否看了所有内容。

霍顿律师说：反对。已问过并回答。

法官说：好的，继续。

问：李女士，你还通过哪些方式在关注这个审判？

答：我只是看看进展，别的没有。

问：你在查看进展时参考了哪些来源？

答：推特。

问：具体是哪些推特账户？

答：我忘了我的账户。

问：你忘了你关注的账户？

答：哦，不是的。我想——你能否请澄清你的问题？

问：当然可以。我的问题是：你关注了哪些推特账户？

答：一些政府账户，还有记者的账户。

问：你在推特上关注了哪些记者的账户？

答：有两个记者，但我忘了名字。其中一个叫内城什么的。

问：他们是报纸媒体的吗？

答：不是。

问：是在线网站吗？

答：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法官说：不可以。你只能回答。

答：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问：你关注的推特账户中有和在线出版物相关的吗？

答：没有。

问：你在推特上关注了哪些政府账户？

答：所有我报告给他们的账户，我都关注。

问：你能具体一点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已问过并回答。

法官说：你可以回答。

答：FBI，司法部，SEC，国土安全局。

问：你的证词是国土安全局在其推特账户上发布了关于这个审判的内容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已问过并回答。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除了政府律师外，你还与参加过审判的人谈过话吗？

答：哪个审判？

问：我们现在进行的这个。

答：是的。

问：你和谁谈过？

答：我不知道这个名字。

问：这个人是怎么联系你的？

答：是从我报告的信中，FBI 联系了我。

问：所以你的证词是联系你的 FBI 探员在告诉你审判中发生的事情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反对有效。

舒里克律师说：法官大人，这只是一个澄清问题，已经用了三个问题才问到这里。

法官说：已经有很多澄清问题的努力了。

舒里克律师说：谢谢法官大人。

问：你与之交谈的 FBI 探员有没有告诉你谁在昨天作证？

答：没有。

问：你与之交谈的 FBI 探员有没有告诉你其他具体证人的证词？

答：没有。

问：除了你提到的 FBI 探员，还有其他人告诉你这个审判中的证人证词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已问过并回答。

法官说：反对有效。

问：你有没有关注 NFSC 的推特账户发布的关于这个审判的内容？

答：你能解释一下那是什么吗？全名是什么？

问：新中国联邦。

答：什么时候？

问：我的问题是：你有没有关注新中国联邦的推特帖子？

答：没有。

问：你有没有查看过这个审判的任何记录？

答：我不太会看英文。

问：有人向你报告过他们查看审判记录的情况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已问过并回答。

法官说：允许这个问题。

答：没有。

问：政府律师有没有向你更新过这个审判的任何内容？

答：哪个律师？

问：任何一个。

答：我不知道。我以为他们是政府的。

舒里克律师说：法官大人，我想我们可能失去了音频。

法官说：请你重复一下答案。

口译员说：“我不知道。我以为他们是政府的。”

舒里克律师说：对不起，我能让口译员再重复一遍吗？

口译员说：“我不知道。我以为他们是政府的。”

问：你能指出在律师桌旁的谁是你认为是政府的人吗？

答：这三个人。我以前见过他们。

问：好的。你指出的这些人中有没有人告诉你这个审判到目前为止的实质内容？

答：没有。

问：好的。你已经和本案的政府律师见过八次，为今天的证词做准备，对吗？

答：是的。

问：再加上今天早上，对吗？

答：我不记得具体多少次了，但视频通话可能是两三次。

问：好的。你见面时，是否向他们提供了信息，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你见面时，他们告诉你必须如实回答，对吗？

答：是的。

问：你也确实这样做了，对吗？

答：我在这里说的都是我被骗的经历。这是我的全部经历。

舒里克律师说：请求删除不相关的内容法官大人。

霍顿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

法官说：同意请求。答案被删除。

问：你在今天之前与政府律师见面时，你告诉他们的是实话，对吗？

答：我说的都是真的。

问：好的。李女士，你大约在 20 年前移居美国，对吗？

答：是的。

问：你在直接证词中提到你在 2017 年通过社交媒体认识了郭文贵，对吗？

答：是的。

问：那是在油管上，对吗？

答：一开始是的，在油管上。

问：好的。我相信你在直接证词中提到你第一次听说郭文贵是他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对吗？

答：是的。

问：那个采访是在 2017 年 4 月？

答：4 月 19 日。

问：谢谢。但你是第一次在 2017 年 7 月听说这个视频，对吗？

答：不是。

问：你什么时候第一次听说美国之音的视频？

答：是 2017 年 4 月 19 日。你刚才只说了 2017 年。

问：李女士，你最初对郭文贵持怀疑态度，对吗？

答：我没有任何感觉。

问：你没有告诉政府你认为中国的富人一定与中国政府有关联吗？

答：我没说过。

问：你是否在看到美国之音的采访后加入了一个 Discord 群组来与这个运动建立联系？

答：是的。

问：好的。你在直接证词中提到你向法治基金捐赠了 6000 美元，对吗？

答：我不记得确切的数额，但我有收据。

问：那么，你确实向法治基金捐了钱，对吗？

答：是的，我向法治基金捐了钱。

问：在你看来，这是笔不少的钱吗？

答：当然。这是个大数目。

问：事实上，你告诉政府捐这笔钱对你来说是经济困难吗？

答：这不是一次性捐款。我没说过那样的话。

问：那么我们来说说总额。

霍顿律师说：有问题吗？

法官说：有问题吗？

舒里克律师说：我以为有的。问题是：关于捐给法治基金的总金额，证人是否告诉政府捐这笔钱是经济困难。

霍顿律师说：反对问题形式。

法官说：反对有效。

辩方律师舒里克先生问：李女士，你估计你总共向法治基金捐了多少钱？

答：大约 6000 美元。

问：那么，如果我们假设你捐了 6000 美元，你会认为捐这笔钱是经济困难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

法官说：我允许这个问题。

答：对不起，我刚才说过，这不是我唯一的捐款。

法官说：你得到答案了。

问：总额超过 6000 美元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

法官说：反对有效。不要回答。

问：李女士，你有没有告诉政府你向法治基金捐款是经济困难？

霍顿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已问过并回答。

法官说：反对有效。已问过并回答。不要再问了。

问：你捐款给法治基金的一部分原因不是因为香港的抗议活动吗？

答：是的。

问：你告诉检方那些学生让你想起了你的孩子？

答：是的。

问：当政府律师问你为什么向法治基金捐款时，你没有提到这些动机，对吗？

答：你能解释一下吗？

问：今天早些时候，政府律师问你为什么向法治基金捐款，对吗？

答：这不是动机。是郭文贵推动的，因为他说他要捐 1 亿美元，他的家庭要捐 10 亿美元来帮助，我也想捐钱来帮助香港的孩子。

问：我理解这是你今天早些时候给出的答案。

霍顿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

问：现在我的问题是——

法官说：反对无效。

问：为什么你今天早些时候回答时没有提到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些其他动机。

答：什么动机？

问：我很乐意让法庭记录员重读。但是我相信你刚才的证词是你的一部分动机是——

法官说：也许你使用的语言有问题，律师。也许你可以尝试使用不同的词。

问：你向法治基金捐款的原因之一是因为香港的抗议活动，以及抗议的学生让你想起了你的孩子，对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问题形式。

法官说：反对无效。你可以回答。

答：不完全是。

问：那么你改变了你之前的回答？

霍顿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反对无效。你可以回答。

答：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问：女士，你在翻译上有问题吗？

答：我能理解她，但请试着解释清楚。

舒里克律师说：法官大人，我继续问下一个问题。

问：李女士，我想谈谈你在 GTV 的投资，好吗？

答：好的。

问：你是从路德媒体那里听说可以投资 GTV 的机会的，对吗？

答：我也从郭文贵那里看到了。

舒里克律师说：法官大人，我们能否请证人回答问题？

霍顿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她已经回答了问题。

法官说：请尽量限制你的回答在被问到的问题范围内。比如，如果问题是“你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你回答“我最喜欢的颜色是蓝色”，你不要再说“我最喜欢的甜点是冰淇淋。”只回答问题。

辩方律师舒里克先生问：

问：那么，你是从路德媒体的在线直播中第一次听说可以投资 GTV 的机会的，对吗？

答：不是。

问：路德媒体是什么？

答：这是最早为郭文贵做宣传的媒体，所以它是他的自媒体。

舒里克律师说：法官大人，这是同样的问题。这是一个不相关的回答。



霍顿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

法官说：请上前来。

( 边栏会议讨论，仅法官和双方律师在场 )

法官说：我不知道她是否在理解问题上有所障碍，还是她只是抗拒回答问题。这是证人，她有自己回答的方式。我试图让她清楚地回答问题，但我不知道你能从她那里得到多少明确的回答。你有什么指示要我给她的吗，先生？

舒里克律师说：法官大人，如果证人继续给出不相关的答案，我希望法庭继续指示她直接回答问题。我想我们都听到过她可能是出于法官所说的任何一个原因，无论是什么原因，我们没有得到对问题的回应。她在霍顿律师的直接询问中没有问题，但在交叉询问中我们遇到了各种麻烦。

霍顿律师说：嗯——

法官说：我的天哪。我觉得她相当一致。

霍顿律师说：如果我能发表意见。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只是有一个——另一个选项，法官大人已经采用过了，那就是如果证词不相关，我们可以再次请求删除证词。只是作为另一种可能性提出。

法官说：当然。这可能涉及到她的 2/3 的证词。

卡马拉珠律师说：好的，法官大人。她不是我的证人。

霍顿律师说：法官大人，为记录，最后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对舒里克律师问题的回应。他可能不喜欢她补充的内容，但她的回答包括了她对郭文贵关系的看法。这是一个回应性的答案，即使它不是一个有利的答案。

施洛夫律师说：补充的内容使其成为不相关的回答。

霍顿律师说：证人没有义务给你简短的回答。她可以根据她认为的问题内容来回  
答。这个人是谁？这是一个公平的回答。这是一个回应性的答案。

法官说：那么你有申请吗？

施洛夫律师说：我认为我们会请求删除最后的回答，我们将看看接下来的  
情况，法官大人。

法官说：我只是想回去查看一下记录，看看是否要删除它。

舒里克律师说：谢谢。

( 暂停 )

法官说：我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听到陪审员 4 号说翻译有些错  
误，但不严重。

施洛夫律师说：法官大人，我们的客户也指出口译员犯了一些错误，但由  
于我们认为这些错误不严重，我们没有中断诉讼。所以——这并不矛盾。

法官说：我只是想把这些记录下来，以防有人对此有意见。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只是好奇，法官大人，也许我们得问一下，不知道答  
案是什么，但陪审员是对另一名陪审员说的吗？

法官说：不。陪审员对我的一名工作人员说了这个评论。

卡马拉珠律师说：哦，明白。明白了。

芬克律师说：法官大人，我认为您在筛选过程中已经指示陪审员们只能使  
用口译员，所以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没有其他问题了。

卡马拉珠律师说：我们没问题，法官大人。

施洛夫律师说：我们不需要另一个指示，法官大人。没问题。

卡马拉珠律师说：显然如果有问题我们可以再讨论，但现在我们没问题。

法官说：好的。

( 回到公开法庭上 )

法官说：反对成立。我想提醒证人，如果问到一个具体问题，你必须只回答那个具体问题。

证人说：好的。

法官说：所以如果律师问你“昨天是星期几？”并且假设你的回答是“昨天是星期一”，你不能再补充说“那是一个晴天”或“那天下雨了”。你必须紧扣问题回答。请继续。

舒里克律师说：法官大人，关于删除回答的动议呢？

法官说：回答已被删除。

舒里克律师说：谢谢您，法官大人。

继续由辩方律师舒里克律师提问：

问：你是在 2020 年 4 月第一次听说 GTV 的投资机会，对吗？

答：是的。

问：我相信你在直接询问中作证说你经常看郭文贵的视频，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你说每周看五到六天，对吗？

答：是的。

问：在你投资之前，你听到郭文贵谈论 GTV 私募了吗？

答：是的。

问：好的。现在我要问你关于你直接沟通的人，我说的直接是指一对一的沟通，好吗？

答：你能解释一下吗？

问：直接意思是，在我使用这个词的方式中，是指进行直接对话，即一对一的沟通或交流。明白吗？

答：你是指关于投资吗？

问：一般来说。当我说“直接”时，我指的是排除任何不包括你正在一对一交流的那个人的情况。这样解释你明白吗？

法官说：所以你的意思是你想让她排除任何群体对话？

舒里克律师说：不是，法官大人。我们试试这种方式。

问：你在投资前从未直接与郭文贵谈过你的投资，对吗？

答：是的。

问：你和 Sara Wei 沟通过，对吗？

答：关于投资吗？

问：是的，关于 GTV 的投资。

答：是的。

问：好的。Sara Wei 是 VOG 的人，对吗？

答：是的。

问：她是凤凰农场的负责人，对吗？

答：是的。

问：你所有的 GTV 投资指示都是从 Sara Wei 那里得到的，对吗？

答：不是。

舒里克律师说：我们能调出作为证据的 VH7 吗？

问：李女士，你记得这份文件吗？

答：这是投资用的钱，支票。

问：这张支票的日期是什么？

答：写的是 4 月 12 日，但这是错的，应该是 5 月 12 日。

问：好的。但上面写的是 4 月 12 日，对吗？

答：是的。

问：你写了这张支票，对吗？

答：是的。

问：我认为你在直接询问中作证说支票上的名字，王长福，是你的丈夫，对吗？

答：是的。

问：你把这张支票寄给了 VOG，对吗？

答：是的，寄给了郭媒体之声。

问：谁告诉你把这张支票寄到哪里？

答：郭文贵说如果金额少于 10 万美元，就寄给郭媒体之声，由 Sara Wei 负责。

问：谁提供了地址？

答：地址是魏丽红发给我的。

问：你认识一个叫郭斌的人吗？

答：认识。

问：郭斌是谁？

答：郭斌是负责为魏丽红 ( Sara Wei ) 收钱的人。

问：好的。魏丽红是 Sara Wei ，对吗？

答：魏丽红是 Sara Wei。

问：郭斌为 Sara Wei 工作，对吗？

答：这个人同时为郭文贵和 Sara Wei 工作。

问：我认为你作证说除了这张 1 万美元的支票外，你还进行了两次 5000 美元的银行转账，对吗？

答：是的。

问：那些转账是在支票之前还是之后进行的？

答：之前。

问：魏丽红提供给你账户信息，让你通过电子方式转账，对吗？

答：我不太记得了，可能是郭斌，也可能是 Sara Wei ，反正是他们中的一个。

问：好的。你的理解是 Sara 控制了你转账的账户，对吗？

答：是的。

问：你从未参与过郭先生和 Sara Wei 之间关于你投资 GTV 资金转账的任何讨论，对吗？

答：你能解释一下吗？

问：你从未和——算了，撤回这个问题。你之前作证说 Sara Wei 或郭斌是提供你银行转账信息的人，对吗？

答：是的。

问：你转账的账户是由魏女士控制的，对吗？

答：是的。

问：郭先生没有参与你与魏女士之间的任何讨论，对吗？

答：你能再解释一下吗？我不太明白你的问题。

法官说：所以，当你与 Sara 沟通时，当你与萨拉联系时，郭文贵有参与其中吗？他有参与那次对话吗？

证人回答：没有。

问：你从未听到郭先生告诉魏女士投资者应该把钱寄到哪里，对吗？

答：没有。

问：如果郭先生给了魏女士任何指示——撤回。你不知道 Sara Wei 是否遵循了郭文贵的指示，对吗？

法官说：稍等。似乎有来自某个地方的噪音，但不是我们能控制的。我们已经请设施部门查看了。同时，陪审员们，你们能听到证人和律师的声音吗？

陪审员们：能听到。

法官说：我看到他们说是的，所以你可以继续。

舒里克律师说：法官大人，我相信有一个问题还没有回答，对吗？

法官说：好的。我请记录员重读问题。

( 记录重读 )

答：我知道郭文贵指示要接收那 2000 股股份，是为 GTV 股东们准备的。

问：我们试试这种方式：你作证说你没有参与郭先生和魏女士之间的任何讨论，对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已问过并回答。

法官说：反对无效。请继续。问题是什么？

舒里克律师说：我相信口译员刚才翻译了。

法官说：不，不。你说“你作证说”，然后没有问出一个问题。

舒里克律师说：记录员有问题吗？我以为我问了一个问题，但可能——

( 记录重读 )

法官说：我没有听到“对吗”。好的，你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答：没有。

问：没有意思是你没有参与，对吗？

答：参与什么？

问：女士，参与郭先生和魏女士之间的对话。

答：在直播中，郭指派魏来收钱。

舒里克律师说：请求删除不相关的回答。

法官说：回答已删除。继续。

问：郭先生在你不参与对话时给魏女士的任何指示，你不知道她是否遵循了那些指示，对吗？

答：你问我的问题方式，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问：女士，你能理解口译员的意思吗？



法官说：口译员需要把问题传达给证人。

答：能。

问：郭先生没有告诉你把钱寄到哪个账户，对吗？

答：他没有告诉我哪个账户，但是他——

口译员说：对不起。抱歉。

答：他说在直播中，他说魏丽红将为郭媒体之声收集金额少于 10 万美元的资金。

问：他给了你账号吗，女士？

答：没有。

问：唯一给你账号的人是 Sara Wei 或郭斌，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你之前作证说你参与了凤凰农场的借贷，对吗？

答：是的。

问：在 2020 年 9 月至 11 月之间，对吗？

答：是的。

问：Sara Wei 创立了凤凰农场，对吗？

答：是郭文贵指派她建立的农场。

问：她建立了农场，对吗？

口译员说：对不起？

问：她建立了农场，对吗？

答：是的。

问：Sara 鼓励支持者向她的农场汇款，对吗？

答：你能再说一遍吗？

问：Sara 鼓励支持者向凤凰农场汇款，对吗？

答：我能说点什么吗？

法官说：只需要回答问题就好

答：好的

问：好的。你在借款时与 Sara 或郭斌协调，对吗？

答：是的。

问：在 Discord 上，对吗？

答：是的。

问：也通过电子邮件？

答：是的。

问：你按照 Sara 的指示进行借贷，对吗？

答：是的。

问：你做了她告诉你做的事情，对吗？

答：是的。

问：你没有将任何钱款寄给郭文贵用于农场借贷，对吗？

答：是的。

问：你的理解是农场贷款会让你获得贷款利息和 GTV 股票，对吗？

答：是的。

问：这种理解是基于你签署的贷款协议，对吗？

答：是的。

问：你确实与凤凰农场签订了贷款协议，对吗？

答：我签署了协议，但他们没有签回来。

问：在寄出之前，你仔细查看了借款协议吗？

答：我没有仔细查看，因为我信任郭文贵和 Sara Wei。

问：你和你丈夫讨论过这件事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

法官说：反对无效。你可以回答。

答：没有。

问：那份借款协议在哪里？

答：你能再说一遍吗？

问：你有那份借款协议的副本吗？

答：有。

问：你是否向政府提供了那份协议的副本？

答：我提供给政府的东西是通过电子邮件和普通邮件发送的。

问：好的。所以，为了澄清一下，你的证词是你将农场借款协议的副本发送给了政府，对吗？

答：是的，我发送了。

问：在你的农场借款协议上，凤凰农场被列为借款人吗？

答：让我想想。

问：慢慢来。

答：因为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不，我认为应该是凤凰农场。哦，不，不是。

问：好吧。你是否了解到郭文贵和 Sara Wei 闹翻了？

答：是的。

问：那是在 2020 年底吗？

答：是的。

问：你知道魏女士被指控处理农场借贷资金不当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缺乏基础。

法官说：反对无效。你可以回答。

答：你能再说一遍问题吗？

问：你知道 Sara Wei 被指控处理农场贷款资金不当吗？

答：你是指我的理解，对吗？

问：对。

答：我最初的理解是 Sara Wei 和郭文贵是一起工作的。

舒里克律师说：请求删除不相关的回答，法官大人。

法官说：回答已删除。回答问题前请仔细听问题。

证人说：好的。

问：你是否了解萨拉·魏被指控处理农场贷款资金不当的情况？

答：是的。

问：郭文贵对此不满意，对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

法官说：反对无效。你可以回答你是否观察到他不高兴。

答：我没有观察到他不高兴。

问：最终，Sara Wei 离开了凤凰农场，对吗？

答：那是一个沟通平台。

舒里克律师说：对不起。我能请翻译再重复一遍吗？

口译员说：“那是一个沟通平台。”

法官说：“那是一个沟通平台。”这是回答。

口译员说：是的。

舒里克律师问：

问：有没有一个时刻是魏女士不再参与农场的事务？

答：因为情况并非如此。

舒里克律师说：请求删除，法官大人。

法官说：回答已删除。

问：同样的问题：有没有一个时间点是 Sara Wei 不再参与农场的事务？

答：她一直在参与这个事。

舒里克律师说：请求删除，法官大人。

法官说：回答已删除。

问：2020 年底，很多人对 Sara Wei 感到不满，对吗？

霍顿律师说：反对，法官大人。

法官说：请稍等。你可以陈述你是否观察到其他人对 Sara Wei 感到不满。

答：当农场被解散时。

问：所以，人们在农场被解散时对 Sara Wei 感到不满，对吗？

答：他们不是不满，他们是想要钱。

问：而 Sara 没有给他们钱，对吗？

答：我不确定。她没有给我钱。

问：你对她感到不满，对吗？

答：是的。

问：很多人对她感到不满，对吗？

答：是的。

问：好的。你在直接询问中提到你参与了一些抗议活动，对吗？

答：是的。

问：在德州有一个抗议活动，对吗？

答：是的。

问：在夏威夷也有一个抗议活动，对吗？

答：是的。

问：在洛杉矶也有一个抗议活动，对吗？

答：是的。

问：你参加了这些抗议活动，对吗？

答：是的。

问：在德州的抗议活动中，你知道这次抗议是针对一个叫傅希秋的人，对吗？

答：是的。

问：有时被称为傅牧师，对吗？

答：是的。

问：当时你认为傅牧师是中共的特工，对吗？

答：不是。

问：当时你不认为傅牧师是中共的特工？

霍顿律师说：反对。已问过并回答。

法官说：反对有效。不要翻译这个问题。反对有效。

问：你为什么去参加抗议活动？

答：郭文贵说他是中共的间谍。

问：但你不相信这一点？

答：当时他说什么我都信。

问：你刚才不是作证说你不认为傅牧师是中共间谍吗？

答：你刚才问的不是这个意思。

问：女士，那你相信哪一个？你在参加抗议时认为他是间谍吗？

答：郭文贵拿出了他持有的中共的许可证来告诉我们他是间谍。

舒里克律师说：请求删除，法官大人。

法官说：回答已删除。

问：女士，我的问题是：你相信什么？

答：我当时相信郭文贵所说的。

问：好的。针对傅希秋的抗议活动大约在 2020 年 10 月，对吗？

答：是的。

问：在德州。

答：是的。

问：你去德州抗议是为了凤凰农场的人，对吗？

答：是的。

问：在德州，Sara Wei 领导了那次抗议，对吗？

答：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问：在德州的抗议活动中，谁是领导者？

答：有三个人。

问：在德州有三个人？



答：有三个人指挥抗议活动。

问：再说一次，在德州？

答：是的。

问：好的，那三个人是谁？

答：“长岛”和“德州牛仔”。我不知道确切的名字。文莱，也叫 Teng Fung Chin (音译)。海洋陈其生。

问：我认为那超过了三个人，对吗？

答：你问的方式——请等一下。你问的方式——请等一下。让我想一想。

问：当然。

答：郭文贵在 GTV 上说我们派了 20 个人，而傅牧师说我们需要派更多的人。

舒里克律师说：法官大人，请求删除。

法官说：回答已删除。你刚才说有一些领导者。能告诉我们领导者的数量吗？

证人说：是的。三到四个。

舒里克律师问：

问：在德州。

答：是的。

问：我得到的是 Sara Wei，长岛伟哥，和德州牛仔；到目前为止我说的对吗？

答：德州牛仔，陈其生，Sher Wang Wong (音)。我知道的就是这些。

法官说：很好。

舒里克律师说：是否——

法官说：我们今天的工作到此结束。陪审员们，你们明天像平常一样返回法庭，准备在上午 9:30 进入法庭。记住，不要在自己之间讨论案件，不要允许其他人在你们面前讨论，不要阅读、观看、收听任何关于这个案件的来源。祝你们晚上愉快。

( 陪审团不在场 )

法官说：女士，你必须明天返回法庭，准备在 9:29 进入法庭。不要讨论案件。你可以离开了。你可以离开了。

( 证人离开 )

法官说：你们可以坐下。在我们今天结束之前，双方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芬克律师说：法官大人，我只是想问一下辩护律师舒里克律师，大约还需要多长时间来交叉询问李女士，以便我们评估日程安排等。

舒里克律师说：这很难说，法官大人。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证人。我想我可能还需要至少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我们会商量一下，然后再告诉政府。

法官说：商量一下。这是个好主意。

舒里克律师说：当然。

芬克律师说：对不起，我听到的是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

法官说：他说的就是这个。

芬克律师说：好的。

法官说：还有其他事吗？

卡马拉珠律师说：只有一件事，法官大人。我认为我们没有收到证人提供给政府的农场贷款协议的副本，所以我们请求提供这一文件。

法官说：她把农场贷款协议交给政府了吗？

芬克律师说：法官大人，我今天坐在这里，不知道。我所知道的是我们收到的所有文件都已经提供了。我们会再检查，确保所有文件都提供了。也有可能她把文件寄给了其他政府机构，比如国土安全调查局（HSI）或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我们不知道。但如果我们有，我们会提供。

卡马拉珠律师说：谢谢。

法官说：很好。谢谢。

( 休庭至 2024 年 6 月 5 日上午 9:00 )

审问索引

审问人：页码

Shamel Medrano

舒里克律师的交叉询问 .....	1137
费根森律师的重定询问 .....	1143
舒里克律师的再交叉询问 .....	1156

Jenny Li

霍顿律师的直接询问 .....	1159
舒里克律师的交叉询问 .....	1219

政府证据

证据编号 接收

GXW1012 和 GXW1012-V .....	1145
VI191, VI192 .....	1182
VH7 .....	1174
VH8 .....	1172
VH9 .....	1178
120 .....	1175